

三國志集解

十一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馮本伎作技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裴松之 注

沔陽盧 弼集解

華佗

李賢曰佗音徒何反

字元化沛國譙人也

沛國譙見武紀卷首張華博物志稱譙郡華佗見武紀建安二十五年注

一名勇

李賢曰勇音孚

臣松之按古敷字與勇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勇也

毛本勇作孚

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

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

册府以為下有仙字范書華佗傳亦作時人以為仙周壽昌曰無仙

字是蓋時人不知其確歲約略計之當有百歲而以有壯容為異也 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 惠棟曰王

勃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九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

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 心解分劑 范書佗傳作心識分銖沈欽韓曰陶隱居名醫別錄云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

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 不復稱量 范書佗傳復作假 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

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 宋本每處下有不過二字 七八壯 內經素問卷十四鍼解篇手

為持鍼堅定也廣雅釋詁二壯箴也又釋詁四壯傷也方言凡草木刺人者北燕朝鮮之閒謂之壯馬融虞翻注易大壯並云壯傷也郭璞曰淮南呼壯為傷又醫用艾

灸一灼謂之壯弼按壯專就灸言見下引王氏說 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 范書佗傳作鍼灸不過數

處王先謙曰魏志佗傳每處七八壯壯乃專就下鍼言當引某許 沈欽韓曰某許猶言

某處世說文學篇云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又康僧淵忽往殷深源許又支道林殷深源俱在相王許 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

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

其麻沸散

即今之麻醉藥其疑當作以或曰當是押不蘆草草出回回國

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

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

月之閒卽平復矣

此即今之解剖術也范書佗傳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

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杭世駿曰玉澗雜書云華佗固神醫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之法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剝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佗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亦無所復施矣彌按此說誤由於不知人體生理狀態故有此疑解剖治療與受刑者之支解絕然兩事一爲斷其生命一爲延其生命二者不能相提並論今日醫學昌明已視爲平平無奇矣胡玉縉曰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據此則解剖之術其來已久近世有解剖死屍以求醫理者人死則血脈停滯顏色變異恐所得祇在影響間醫學之進步其惟愛克斯光鏡乎彌按此爲專家之學一日千里有非古人所能夢見者雖起華佗於今日亦當望而卻步矣

故甘陵相

夫人有娠六月

各本皆每事空格馮本不空格

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

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吳本毛本云作為誤於是為湯下

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

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

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兒同倪李

賢注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倪

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郡國志徐

州廣陵郡嚴瀆吳志孫堅為鹽瀆丞一統志故城今江蘇淮安府鹽城縣西北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

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

數里昕卒頭眩墮車宋本元本毛本墮作墮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

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馮本作未復復誤勿為勞事御

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閨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

使醫曹吏劉租鍼胃管訖

官本攷證北宋本作劉祖御覽七百七十二引亦作劉祖

便苦欬嗽欲臥

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

陽陳叔山小男二歲

郡國志廣陵郡東陽一統志故城今安徽泗州天長縣西北

得疾下利常先啼

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

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

或曰宛丸疑作紫苑元本吳本丸作九

十日卽除彭城夫人

夜之廁蠱螫其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蠹蠱有毒而況國乎杜注蠱敕邁反通俗文云蠱長尾謂之蠹班固西京

賦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說文螫行毒也舒亦切音釋

呻呼無賴

漢書高帝紀九年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恃也周壽昌曰亡

賴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

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

但傍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日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

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

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

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

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

齋大酢

范書佗傳作萍齋甚酸沈欽韓曰陶宏景藥總訣云齏店蒜齋乃下蛇之藥即是指此云萍齋誤

從取三升飲之病

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

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

似逢我公九字范書佗傳作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

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此即今之陳列標本也

又有一郡

守病

范書佗傳作又有郡守篤病久

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

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

使勿逐守曠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何焯曰郡守事似依託呂氏春秋文擊齊王語爲之彌按呂氏春秋

卷十一仲冬紀至忠篇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擊文擊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擊也太子曰何故文擊對曰非怒王則疾不

可治怒王則擊必死云云謂其事與此相類則可似無所謂依託也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

監本官本深作

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

御覽作君忍痛十年

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

御覽裂下有也字

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

御覽

作士大夫曰余不耐痛必欲除之

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

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

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

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

御覽是上有猶字范史同此奪

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

二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本志呂布

傳注引先賢行狀云陳登由廣陵太守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拔郡隨登登病發當在去廣陵之後故華佗不在其地也何焯曰此孟德之所以果於殺佗也陳元龍三期當發竟不為除此根源亦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疾不遇良醫則罹天枉此佗所為可惜仁恕之人必忍此小忿為萬民全之也 太祖

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鍼鬲隨手而

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腳蹇不能行輦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鍼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

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

范書佗傳十作七 灸

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

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通

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

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

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

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

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

處此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

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馮本所作許古文許

所同音通假詩伐木許說文引作伐木所史漢言在某所嘗曰某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馮本作凡此類也然本

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韓慕廬曰元化胸中似有所不可於操者後太祖親理得病

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

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范書佗傳乃就操求還取方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

不反范書無乞字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官本攷證曰食字疑衍范

書佗傳無食字周壽昌曰食字非衍蓋食事
即食功言厭以事取食厭者厭為人役也 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

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

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

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

以活人 惠棟曰佗別傳云佗以線為書表表中有祕要之方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 杭世駿曰冢記云華佗墓在項城柳從辰曰一統志佗墓在今銅山縣南有碑題曰後漢名醫華佗墓志又載佗墓在今項城縣東六十里與河南通志同不

知孰是真墓也 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

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

范書佗傳寤作寐 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

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

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以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周壽昌曰去卽弄字王

文彬曰訓去爲藏本反言以見意猶治之言亂香之言臭也左傳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疏去亦藏也

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

范書
佗傳

作乃故
往譙

適值佗見收恩恩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

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

華佗別傳隋
唐志不著錄

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顧
炎

武曰古人日月之日皆作日似日字惟以上日日為別耳此日日字乃日字也即中平年之義彌按范書佗傳注引此作有人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無青龍中

及中平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 范書佗傳注手作平於義為長 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

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 范書佗傳注作創發數十日愈

愈已 復發 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 馮本糠作稞 好馬二

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

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

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

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 范書佗傳注許作所說見前 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

子 范書佗傳注童作瞳 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趙一清曰獨異志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

瘡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傾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御覽卷七百四十三引

志怪云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
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

成 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 兩能字宋本均作得 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

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 馮本市作市誤 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

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 范書佗傳注作視赤血出 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市飲以亭歷犬血

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 范書佗傳

注平旦 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 御覽會作冷 灌者懼欲止佗令滿

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三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

出著粉汗燥便愈 范書佗傳注燥作燠黃山曰燠同燥官本作糝誤何焯曰南史中有一事又依託於此姚範曰此與南史所載徐嗣伯治房伯

玉事相類粥按南史卷三十二張邵傳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
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徐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

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
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

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 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

中鬚眉墮落

元本吳本毛本鬚作鬢馮本墮作墮

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

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

范書佗傳治皆作療此章懷避唐諱所易劉攽曰案文當

有一病字

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

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

宋本

僊作仙

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

范書佗傳頸作經李賢曰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

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

戲

蔣超伯南溘楛語卷六曰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然蒙莊之書已稱導引華佗之伎尤重五禽

倘能習之亦攝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導引圖例採易筋經韋馱獻杵等勢分十二圖一稱十二段錦云

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

四日獲五日鳥

李賢曰佗別傳云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羸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

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亦以除疾並利蹠足

宋本蹠作蹄

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

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

范書佗傳作怡而汗出因以著粉

身體輕便腹中欲

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隋經籍志梁有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又華佗方十卷

吳普撰佗後漢人又華佗觀形察色並三部脈經一卷又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又梁有華佗內事五卷亡唐經籍志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方吳普撰藝文志吳普集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宋史藝文志道家華佗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中藏經一卷漢譙郡華佗元化撰姚振宗曰華元化一卷書已自焚於獄中隋志所載四種及五禽訣大抵皆其弟子吳普樊阿李謐之等所撰錄中藏經則又以後人綜錄其書為一表者趙一清曰困學紀聞唐六典注崔實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搯之鍛一清案五禽六禽固異五搯之鍛亦未聞

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

胷藏之閒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

范書佗傳不下有可字

而阿鍼背入一二

寸巨闕胷藏鍼下五六寸

范書佗傳作乃五六寸

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

食益於人者

范書佗傳求下有方字

佗授以漆葉青黏散

范書佗傳黏作麩下同李賢曰字書無麩字相傳音

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惠棟曰抱朴子作藜云漆葉青藜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

漆葉屑一升

范書佗傳

升作斗錢大昕曰當依魏志作升漢隸斗作斤與升字相似故易混耳

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

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

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

吳本毛本主作大

益精氣本出於迷入

山者

御覽迷下有人字

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

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沈欽韓曰本草

圖經陳藏器云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萎蕤（別錄萎蕤一名地節）極似偏精（黃精葉偏生不對生者名偏精功用不如正精正精葉對生）主聰明

調氣血令人強壯即漆葉為散主五藏服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惟有熱不可服（廣東新語蕤蕤補益之功逾黃精方家稱黃芝亦曰青黏以漆葉同為散可以

延壽

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

趙一清曰博物志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真隴西封君達甘陵甘始魯王生譙國華佗東郭延年

唐讐冷壽光河南卜式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解奴辜魏國軍吏河南麴聖卿陽城卻儉字孟節廬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

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一清案十六人皆見後漢書方術傳彌按方術傳唐讐作唐虞無卜式麴聖卿有

郝孟節惠棟曰即郤儉傳寫訛為郝耳博物志云陽城郤儉字孟節是也

穎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

范書方術傳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

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漢武內傳云魏武帝為第舍使領諸

方士晉懷惠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甘陵甘始亦善行氣

范書注亦作名

老有少容

范書方術傳甘始東郭延年封

君達三人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齋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

百餘歲及二百歲也藝文志云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云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

軍吏 范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

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

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有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劉知幾史通云范氏增損東觀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蔣超伯南澣楛語卷一云神仙傳東吳徐墮有道術居丹徒左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客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云公不在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又云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章懷於慈傳注未引此二條特為錄出 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

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

范書方術傳左慈傳注引典論作初儉至之所伏苓買暴貴數倍又

寒水下有水寒二字 博物志作飲水中寒

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

農董芬為之過差氣悶不通

宋本闕作閉范書方術傳注同

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

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闍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

何焯曰寺人受房術殆魏

公恐為人所窺欲轉從嚴峻學之子桓乃未喻耳

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

之此與管寧傳中之孫邕當別爲一人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東陶未詳有書百餘卷藥

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李賢曰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邕至今恨不取其

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更生父德

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謬豈惟一人哉 東阿王作辨道論曰本志陳思王傳太和三年徙封東阿子建此文中有云自家王與太子當在爲臨菑

侯時作范書方術傳甘始傳注引此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作曹植辯道論不稱東阿王爲是

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

於魏國者藝文類聚七十八三百作數百無卒字宋本曹子建文集同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

以惑民元本吳本毛本慝作隱宋本子建集宄作詭慝作惡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漢書郊祀志李

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

飛龍哉 宋本子建集仙作山海島作邊海履作顧六作文美作求嚴可均全三國文美作羨 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

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

游六齋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

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

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曹植釋疑論曰初謂道術直呼

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 甘始者老而有少

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

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

范書方術傳注雄作雅無世字

嘗與師於南海

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云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

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范書方術傳注擘作劈努作怒 又言取

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

官本合作
令范書同

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

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

范書注
率作寧

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

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

曹植釋疑論曰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于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

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

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此論見抱朴子內篇論仙

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

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漢書武

帝紀元鼎四年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五年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嚴可均全三國文卷十八載此論此下有數百字今錄於下云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

而等僞乃如此邪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獯獯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鷺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

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鼉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于變化邪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

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願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

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没于沙丘或崩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矣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

何焯曰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宜與方技伍也

中

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

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

何焯

曰不字衍弼按有不字亦可通

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

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

宋書百官志太樂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諸樂事漢西京曰太樂

令漢東京曰太子樂令魏復為太樂令晉書樂志魏武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聲摠干式遵前記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又云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

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

册府聰思作聰慧

絲竹八音

漢書禮樂志云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宋書樂志云一曰金金鐘也罇也鐻也鐃也二曰石石

磬也三曰土土埴也四曰革革鼓也鞀也節也五曰絲絲琴瑟也筑也箏琵琶空侯也六曰木木祝也敔也七曰匏匏笙也竽也八曰竹竹律也呂也簫也管也篴也簫也

也笛

靡所不能

潘眉曰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奇夔依為律呂故

致失韻然則夔之所制未臻至當本傳過稱殊為失實

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

晉書樂志云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宋志同此作尹齊疑誤

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

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

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

晉書職官志魏杜夔為協律都尉晉改為協律校尉

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

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均清濁

宋元本馮本吳本均作鈞監本作鈞毛本

作均官本作韻梁章鉅曰均即古韻字宋志無均字

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

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

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

宋書卷十一律志序作然後知夔為精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主潘眉曰當從宋志作然後

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

陳景雲曰左願當作左願

見繁欽與魏文帝賤文選李善呂向注引夔傳並與賤合善又云願與顛同音由善注觀之夔傳此字本作顛當是後來傳錄者易為顛而作願者又顛之轉訛也趙一

清說同

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

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

或曰藝事乃能守正如此學道君子未免愧之

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

太樂丞注見前

下邳陳頴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

正莫及夔

侯康曰晉書卷二十二樂志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

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

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趙一清曰世說術解篇注引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謹案疑有脫誤）甚乖失禮度又引于寶晉紀曰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晉書卷十六律厯志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

沈家本曰傳玄序馬鈞隋唐志不著錄弼按當在玄集中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有馬鈞別傳

馬先生

意林此句下有鈞字德衡四字

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

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

今之織錦有文采似始於此

不言而世

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

白孔六帖卷八綜作絲者作為意林躡作篝下均同

六十綜者六十

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

御覽八百二十五作遺日喪功

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

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

事中

趙一清曰寰宇記卷十六馬給事祠在泗州臨淮縣東一里臺子山

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

及指南車

嚴可均曰意林此下有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八字當是裴有刪節也案周官無此語鬼谷子謀篇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

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引鬼谷子注曰肅慎氏獻白雉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也案此不知何人注御覽七百七十五直以為鬼谷子正文非也

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

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

空爭虛言

宋本作虛爭空言

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

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

宋本元本馮本監本均同吳本毛本作城內有坡可為園

患無水以灌之

傅子灌作漑

乃作翻車

傅子此句上有先生二字

令兒童轉之

翻車即桔槔也范書宦官傳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章懷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

傅子巧作功

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

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

以大木彫構

吳本毛本
構作構

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

宋本歌
作女

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

宋本瓦
作丸

緣絙倒立出入自在

御覽
作自

出自

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

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

御覽無
五字

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溼牛皮

宋本
溼作

濕御覽發下有鈞字
人下無之字樓作樹

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

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

御覽無以
斷二字

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甓數十飛

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

傅子不下
有能字

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

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

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

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

馮本貢作夏誤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

盡之物

毛本官本御作遇各本皆作御册府同

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

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

官本攷證曰樸宋本

作璞張照曰無名之樸語本老子宋本作璞非

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墨翟王爾

呂氏春秋

云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互見戰國策及墨子）墨子云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留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梁玉繩清白士集古今人表考卷五云公輸般始見檀弓下戰國宋策般又

作班（列子湯問孟子注）又作班（隸釋郟閣頌）又作盤（墨子第五十）公輸是號（宋策呂氏春秋愛類淮南修務本經各注而本書敘傳師古注以為氏也）名般（檀弓疏荀子法行注）魯之巧人或以為魯昭公子（孟子注）故曰公輸（墨子荀子淮南）亦曰公輸子（孟子）亦曰輸子（鹽鐵論刺復）亦曰魯般（淮南齊俗及呂愛類淮修務注又孟子宋策准本經注並作魯班）亦曰班輸（列子湯問本書敘傳文選曹植七啟）亦曰輸班（易林乾之既濟）亦曰公班（潛夫論讚學）案山海海內經言少皞生般始為弓矢是公輸取古人命名也而郭茂倩樂府古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唐上官昭容游長寧公主流杯池詩公輸與班爾從此遂韜聲（王爾古巧匠見韓子姦劫弑臣淮南本經劉畫新論知人故漢劉歆西京雜記下載鄒陽几賦王爾公輸之徒中山王文本木器賦乃命班爾而昭容詩以班爾對公輸似割截檀弓語用之）下一與字分作二人師古敘傳注載或說亦引樂府作二人解（日知錄二十三）譏樂府不通殆未之考（李善七發注據檀弓公輸若及若之族般當之但不聞若亦有巧名又檀弓稱般請以機封季康子母國策諸子稱班輸墨翟攻守事墨翟在孔子後不並康子時般何以如是長年是可疑者人表考卷四云墨翟始見孟子戰國齊策宋之大夫（史孟荀傳）魯人（呂氏春秋當染慎大注而神仙傳以為宋人）姓墨（廣韻注）本墨台氏所改（通志氏族略四）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當染慎大淮南修務注）亦曰墨氏（孟子）亦曰墨子（孟子）宋策墨子書（亦曰子墨子）墨子書呂覽高義（亦曰翟子）文選齊孔稚圭北山移文（案孟子楊墨並言諸子每云孔墨抱朴子名實篇稱班墨則墨其姓

也墨子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及呂覽高義多自稱翟則翟其名也乃元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失名）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

遂名之誕 近漢世張平子 范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衡少善屬文通五不足信 經貫六藝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擬班固兩都作二

京賦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

論言甚詳明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

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 何焯校改 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乃作巧

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

者裴秀 劉家立曰秀 安鄉侯者曹羲 馮本羲下 武安侯者曹爽也 下應有也字 有也字

朱建平沛國人也 潘眉曰三國列傳雙名者惟建平一人然建平傳不書字當以字行耳王肇和曰荀彧傳戲志才司馬朗傳趙威孫裴潛

傳注王惠陽鄭文信劉廙傳劉望之董卓傳注楊整修劉先主傳劉德然張世平之類皆字也又劉先主傳劉元起後但書起董卓傳注胡文才傳但稱才管輅傳王宏直後單稱直疑皆有衍文他若諸葛亮傳之石廣元孟公威則名韜名建矣秦宓傳之任定祖則名安矣翁歸倉舒則小字也陶丘一周生烈則複姓也嚴白虎劉雄鳴則賊號也惟管輅傳注引別傳有徐季龍吳妃嬪傳注引吳書王夫人父名盧九是雙名然非正史不足據弼按董昭傳有袁元長袁春卿管輅傳有劉奉林劉長仁趙孔曜管孝國管季儒又注引輅別傳有單子春鮑子春蔡元才翟文耀紀玄龍陳承祐又齊王芳紀有孔晏父（倉慈傳作父）華佗傳注有劉景宗劉先主傳有劉子

平均 雙名 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 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

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 建平所言與高元呂相同見文紀卷首注

引魏略 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 夏侯威官兗州刺史見夏侯淵傳 而當有厄

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

應璩為侍中見王粲傳 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

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

與親善攸先亡子幼

荀攸傳攸從征孫權道薨注引魏書云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

繇經紀其門戶欲

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

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嫁卿阿鵞耳何意此子竟早隕

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鵞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

何以復加也

御覽也作邪唐舉相李兌蔡澤見史記蔡澤傳荀子非相篇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

人無有也史記絳侯世家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後均如其言又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見外戚世家又游俠傳郭解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懷慶府志負河內溫人善相人負所著有德器歌五官雜論聽聲相形等篇御覽三百七十一相書許負曰乳閒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劉知幾史通許負相經當時所聖見傳流俗

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

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

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歎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肅傳甘露元年薨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

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

馮本齧作齧

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

郡國志青州樂安國樂安一統志樂安故城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

為郡吏太

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

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

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

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

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

白孔六帖魏劉楨字公幹嘗夢蛇生四足以不敬伏誅

文

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

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

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白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

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

卞后傳注作磨錢文

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

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

太史與中郎同為六百石中郎屬太史可疑太

史令屬官亦無中郎也屬字或為兼字之誤

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

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

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

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
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
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
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
火也雖小術亦不能執一方之見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
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

梁章鉅曰此是平原郡之平原縣漢中興後作國建安中國除魏黃初三年復作國七年除為郡

容

貌粗醜

宋本元本貌作兒

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

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

沈家本曰隋志管輅傳三卷管辰撰二唐志作二卷辰輅之弟裴氏引之甚詳並錄其序又稱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

篇左則又補辰
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
之所未詳者

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鵠猶尙知時況於人乎與鄰

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

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

元本大
作人誤

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

隋書
經籍

志風角集要占十二卷風角要占三卷梁八卷京房撰范書郎顛傳顛父宗字仲
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章懷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也
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

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

何焯曰語似小偏
然長者自如是

自言知我

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

史記日者列傳司馬
季主者楚人也卜於

長安東市索隱云
季主見列仙傳

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

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琅邪卽丘長

郡國志徐州琅邪國卽丘
一統志卽丘故城今山東

沂州府蘭山縣東南 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
官本攷證云册府淵作胸

元本 辭義斐然于時鬢上 毛本鬢 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 國內謂琅邪國內也 皆服

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 琅邪國漢末建安二十一年為郡魏太和六年復為國子春為太守蓋在太和六年前也 雅有材度

聞輅一鬢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

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 而字疑衍 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

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

論下似奪語字 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

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

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 册府劫 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

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

馮本才器作材氣

聽其言論

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

元本犬作太監本作大均誤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少時好讀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孟康曰

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上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何其磊落雄壯英

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

琅邪太守屬徐州

號之神

童

父爲利漕

水經淇水注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又濁漳水注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

河漕名曰利漕渠弼按卽武紀建安十八年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也利漕渠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東大名府元城縣之西北謝鍾英曰在廣平府曲周縣東

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瘳疾

御覽此下有不知何故四字注引輅別傳有此四字

使輅筮其

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

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

御覽卷七百二十七升作斗周壽昌曰升與斗古文相近

排著井中嘖嘖

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爻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

宋本推作椎
毛本机作機

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

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蹙疾不知何故試相爲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爲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

禮也兄弟躡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

郡國志冀州鉅鹿郡列人三國魏黃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廣平郡列人移屬廣平一統志列人故城今

直隸廣平府肥鄉縣東北

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

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

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

各本墮作墮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虵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

之也

御覽去之作便去

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

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

馮本官作客

魍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

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

何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宋無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

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指為火之妖周壽昌說同

將其入竈也大虵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鷲

鬪直老鈴下耳

鈴下解見吳志吳範傳何焯曰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閣有繩鈴以傳呼鈴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今卦中

見象

御覽見下有其字

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御覽患作恙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

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殷之階庭

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鵠武丁為高宗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正義曰响音構雉鳴也）武丁

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

桑穀暫生太戊以興

史記殷本紀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焉知三事不為

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汗累天真

此為正論

時信都令家

郡國志冀州安平國治信都寰宇記魏黃初中冀州刺史自鄴移治此縣一統志信都故城今直隸冀州治

婦女驚

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

宋本馮本此作北

有兩死男子一

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

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

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

角弓及箭

詩小雅駉駉角弓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 箭久

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

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

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

何焯曰李安溪以終意改何字作將字

以皆亂

皆疑作替

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

太原

趙一清曰乃太原三字未詳或疑是人姓名而其字誤耳錢儀吉曰乃姓太原名弼按趙說是錢說不足據

問輅君往者為王府

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蚺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

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乎

馮本胷心作心胷

夫萬物之化無有常

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

夏鯨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鯨為黃熊

熊馮本作能史記夏本紀舜殛鯨於羽山正義云鯨於羽山化為黃

熊入於羽淵

如意為蒼狗

史記呂后本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高后遂病掖傷

斯亦至尊之位

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蚺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

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蚺烏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

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

孟子為叢

鷩爵者鷩也疏云鷩能食鳥雀

入居懷中

宋本馮本居作君

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

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州里達人

元本備作侯 何言

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

毛本昔作皆誤司馬季主見前

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

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

以上季主語見史記日者列傳

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

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

王經字彥緯夏侯玄傳注引世語作彥偉當以緯為是

前言戲之

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

北宋本公作翁

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

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鷄作食

鷄或作鳩

箭從樹閒激中數歲女

子手流血驚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

郭恩字義博見前注

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

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

禮記樂記云八風從律而不
姦疏云八風八方之風也

五音之數

孟子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以律呂為衆鳥之商

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
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

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
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六甲為時日之端

漢書律歷志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

五子漢書藝文志風鼓六甲二十四卷范
書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

反覆譴曲

何焯校改
譴作繾

出入無窮義博靜

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遂於此止

宋本作於
此遂止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

郡國志平原郡安德一統志安
德故城今山東濟南府陵縣治

有鳴鵲來在閣

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

人夫離婁
字疑有誤

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

楚辭九歎遠逝云囚靈玄於虞淵注虞淵
日所入也淮南子天文訓至于虞淵是謂

黃昏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

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

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

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

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

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

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鵠並退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鵠退飛過宋都

伯姬將焚鳥唱其災

左傳襄公三十年或叫於宋太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火災宋伯姬卒

四國未火融風已發

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

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

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注云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大庭氏古國名

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

赤鳥夾日殃在荆楚

左傳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

史曰其當 王身乎 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

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

史記秦本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仲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

葛盧聽音著在春秋

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斯皆典謨之實非聖

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娵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

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

禹治水有功封於商

文王受命丹鳥銜書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 此乃

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之聽

鳥鳴宋本作鳴鳥

精在鶉火妙在入神

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故信

宋本作未敢之信成都局

本作未之敢信何焯曰按別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者不外此削去其迂蔓耳

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

列人見前郡縣有屯田者置典農錢大昕曰此宏直二字名而下名單稱直蜀先主傳先書同宗劉

德然父元起而後書起孫策傳先書吳人嚴白虎而後書虎皆非史例疑傳寫脫去彌按二字名詳見朱建平傳注

有飄風高三尺餘從

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

張平子東京賦樹羽幢幢薛注幢幢羽貌

息以復起良久乃止

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

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

錢大昕曰於卦位卯屬東方震震為長男

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

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

錢大昕曰虞仲翔說坤為虎坤位西南在未申之間也於天文參為白虎位亦

在申

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

吳本鈴作鈴

直大

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

守

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

馮本又作爻

時者神之驅使象者神之形表

宋本神作時

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

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

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

臺望風氣

梓慎登高望氣事見前融風注

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

郡國志冀州魏郡館陶三國魏黃初二年以魏郡東部置陽平郡館陶改屬陽平李兆洛曰館

陶故城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南錢坵曰今館陶縣治洪亮吉日新興郡漢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縣統其民凡領縣六謝鍾英曰按武帝紀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是新興祇領四縣洪氏從元和志錄平城馬邑非也今據移雁門吳增僅曰新興初置但有四縣平城馬邑蓋在置郡之後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白起取燕卵蠶窠黿龜著器

中使射覆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闡射之故云射覆覆音芳目反

卦成

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字堂

御覽乎作于

雄雉以形

以已古通

翅翼舒張

御覽翅翼作分翅

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

化此蠶窠也第二物殼觶長足

觶音斛觶音速觶觶恐懼貌孟子吾不忍其觶觶

吐絲成羅尋

網求食利在昏夜此寵寵也舉坐驚喜

御覽喜作歎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

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

宋本元本吳本監本諸作知誤

仰觀不知其有大

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

吳本毛本先作有

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

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

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

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

者若秋風之落葉

北宋本攻作坑

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

卒史記白起傳趙卒降者數十萬人詐而盡坑之

項羽之塞濰水

史記項羽本紀楚追擊至睢水上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

流

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

禮記樂記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鄭注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

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眾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

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

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為開爻散理分

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

宋本述作過

景春及眾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

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

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

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

官本斥作斥惠棟曰斥音尺一音昌夜反闕嗣云在魏郡東八十里前漢志及劉寬碑陰皆作廣郡國志

冀州魏郡斥丘一統志斥丘故城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
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

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

神相全編六神異賦云天庭高聳少年富貴可期注云天庭位印堂之上髮際之下以其處於至高

之位故曰天庭又云南方貴宦清高多主天庭豐鬪注云南方以天庭為主天庭為額乃火星也見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六百三十六卷又管輅有人倫淵奧賦專

論相術見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六百三十九卷

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

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

宋本天作天坎為棺槨兌為喪車

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

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

御覽驚作渴

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

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

本志華表傳云子表

咸熙中為尚書晉書華表傳云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不言為清河太守也當為史失載

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

州刺史裴徽曰

徽字文季見裴潛傳注

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

妙甘公石申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張耳走漢文穎曰善說星者甘

氏也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石申未詳

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

司馬季主見前 今

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

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

元本善作喜

徙部鉅鹿

續百官志諸州常以

八月巡行所部郡國徙部鉅鹿當即巡行所部至鉅鹿也又按冀州刺史初治鄴黃初中徙治信都無徙治鉅鹿之事徙部當作行部解宋書百官志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此傳言冀州刺史裴徽行部至鉅鹿郡遷管輅為治中別駕即從刺史行部也

遷治中別駕

杜佑曰從行部別乘傳車故曰別駕

初應州召與弟季儒

共載至武城西

趙一清曰郡國志魏郡鄴縣有武城西水經濁漳水注以為即梁期城當在今彰德府臨漳縣境

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

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巒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

識與輅有管鮑之分

史記管晏列傳小白立爲桓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能多鮑叔能知

人也 故從發干來就郡巒上

郡國志兗州東郡發干洪亮吉曰發干建安十七年移屬魏郡謝鍾英曰吳志潘璋東郡發干人是縣還

屬東郡晉志屬陽平郡弼按下文冀州裴使君云云自以屬魏郡隸冀州爲是一統志發干故城今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

與輅相見言卿腹

中汪汪

范書黃憲傳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

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

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商瞿魯人字子木孔

子傳易於瞿見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裴徽所注精之嚴瞿未知所指若嚴君平與商瞿一名一姓疑爲不類姑存疑於此

又眷吾意重能相明

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

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

於故邪

元本馮本吳本
監本減作減誤

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繫後

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

孟子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趙注云王良善御者也列子說符篇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

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張湛注伯樂善相馬者

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

孔曜以騏驥比管輅以王良伯樂比裴徽

也 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

輅死於甘露元
年年四十八正

始九年為年四十此言年三十六不知何故若謂趙孔曜之薦輅在裴徽舉輅為秀才前數年然按下文再見三見四見至十月舉為秀才直為一年事耳別傳與陳志互異裴注亦云不相應殊可異也 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

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

為清河郡所錄北巒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

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忼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

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閒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

驥更為凡馬

毛本馬作鳥誤

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

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

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

才略於物理不精也

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引輅別傳作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丁作何多一無字於上下文均合當從之

何尚書神明精微

世說注精微作清徹無下二句

言皆巧妙巧妙之志

志疑作至

殆破秋毫君當慎之

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

趙一清曰南齊書張緒傳云平叔所不解易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此云九事二書互異

梁章鉅曰南齊書張緒傳及南史何晏傳（弼按何晏魏人何至南史有傳梁氏說誤）並以爲七事誤也梁書伏曼容傳及世說文學篇（弼按見規箴篇）皆

作九事與此同

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

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

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

著爻神妙

著當作著世說規箴篇注引輅別傳云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

試為作一卦知位當

至三公不

胡三省曰不讀曰否

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

通鑑在作集

驅

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

好音

詩魯頌泮水之章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毛傳云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黷桑實也鄭箋云言鴉恆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

桑黷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

世說注云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

敢不盡忠唯察之耳

昔元凱之彌重華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
宣慈惠和
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史記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

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

世說注此句下有敬慎之至也

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

世說注此句下有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二語

此乃履道休應

御覽道下有之字世說注同

非卜筮之

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

晏賜爵為列侯見曹爽傳注引魏略故管輅稱晏為君侯

執若雷電

世說注電

作霆此句下有有望雲赴景萬里馳風二語

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

御覽仁作人世說注作士

又鼻者良

世說注良下有也字

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書

漢書藝文志相人二十四卷隋書經籍志相書四十六卷荀子非相篇楊注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

謂鼻之所

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

胡三省曰相書以鼻為天中自唇以上為人中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馮本貴下有也字世說注同各本均無之孝經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今青蠅

臭惡

世說注惡下有之物二字

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

數

册府害作虛

盛衰之期

世說注輕豪者亡下有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

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數語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十二字

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

曰壯

世說注作曰大壯下同

謙則哀多益寡

胡三省曰哀蒲侯翻與培同取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為多當思自減省也

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

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

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

胡三省曰言必見其死也

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

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

通鑑見作自

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

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誠

馮本誠作戒

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

馮本無其字

今人以爲難

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世說注引名士傳曰

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箸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

從流唼浮萍承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或曰平叔自是大雅之士惜溺於富貴耳

輅還邑舍

胡三省曰邑舍平原邑舍也

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

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

監本作風大

塵埃

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晉書五行志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

樹木昏塵蔽天案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霧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恆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

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

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

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

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

毛本無所

字

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

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

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

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

吸疑作翕

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世說文學篇注引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

毓以諫曹爽增兵失爽意出為魏郡太守見毓傳

共論易義輅因言卜

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

畏也死以付天

御覽作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

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

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

宋本元本馮本

大作文

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

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

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

以為憂

呂氏春秋周文王寢疾而地動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

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無幾何疾乃止仲尼曳

杖不以為懼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緒煩菩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

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

晉書石苞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既而又被使到鄴徙鄴典農中郎將

與輅相見

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

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

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

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

手

魯班詳見前杜夔傳注引傅玄馬鈞序

離朱不能說其目

梁玉繩古今人名表考云離朱始見列子湯問莊子駢拇天地朱又作珠離氏

即離婁亦曰離子黃帝時明目人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

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

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

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

竹書紀年周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墨子明鬼篇周宣王殺杜伯

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漢書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管輅所云杜伯乘火氣

是否杜伯朱衣冠朱弓矢之事不敢臆斷

彭生託水變以立形

胡玉縉曰左傳莊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

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易說卦傳坎為豕又曰坎為水故曰託水變以立形也

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

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

宋本自作目

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

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

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

官本機作幾

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李安溪曰輅之

議論此爲最善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員五色

成文

錢大昕曰文與章非韻疑成文二字當爲文成

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

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

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

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

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

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且至今聽探聖論

元本探作探

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

乾位於西北坤位於東南

宋本東作西

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

覆載萬物生長撫育

宋本元本馮本
撫育作無首

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邪依易繫辭諸為之

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

官本考證
云監本為

論八卦下又重八
卦二字衍文今去

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

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

寧定二字
疑有一衍

此才不及

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

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

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邪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

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邪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

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邪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

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

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

元本真 多聚凶奸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彊

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

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

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楚辭

注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之因而治之拾遺記禹導川夷岳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後龜領下有印文禹所穿鑿以青泥封記使龜印其

上 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而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 馮本祐 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 作佑

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

之魂 左傳昭公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注襄公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 實能合會于犯明靈也

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

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 晉書劉惔傳劉漢字冲嘏吏部尙書漢與漢冲與仲字俱相近也 漢清冲有貴識

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 晉書恢作惔 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

名士也 晉書劉惔傳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漢字冲嘏吏部尙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

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王導深器之尙明帝女廬陵公主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惔每奇桓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勸帝

抑之不納後竟如其言年三十六卒官

清河令徐季龍 沈家本曰季龍是雙名東漢時罕見彌案東漢時雙名甚多見朱建平傳注 使人行獵令輅筮

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

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
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

宋本蛹
作蛹

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
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
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
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
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
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
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

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嘘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所事其應在天在天則

日月星辰也

吳本毛本無下在天二字
誤監本此數句皆有誤字

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

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柘牛响果有

西軍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柘有聲如牛（注云如牛响聲响呼口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之必大捷焉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

鴻嘉石鼓鳴則有兵

漢書五行志云

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壘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

鼓石鼓鳴有兵是歲 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廣漢鉗子謀攻牢

為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

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

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廓 官本廓 作郭 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

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

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

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尙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

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

之先 則字 衍 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

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一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

趙一清曰儉下當有父字周壽昌曰墓上疑脫一先字弼按卍丘儉死於正元二年管輅死於正元三年儉死數月安有林木之茂三族誅夷安有碑誅之美且儉死族滅事已顯著有何豫言之驗本傳卒如其言殊爲不經如作過儉父墓下則得之矣水經穀水注作過卍丘興墓興儉父也後得休過清河

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

是倪盛修主人禮共爲歡樂

宋本歡作懽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

天昨檄召五星

宋本元本天作夫誤

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羣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燂燂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

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閒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

寡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

往疑作住屬上句下文有當住十日之語可證

若夜雨者當

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啗輅

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閒又有陰鳥和鳴

毛本又作丈誤

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

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

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

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

時司馬昭為大將軍

冀當富貴乎輅

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
閒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
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
生骨 何焯校改 生作主 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
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

丞

續漢志百官志少
府丞一人比千石

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玉海藝文引中興書目曰管
輅易傳一卷訓解名義不盡

流於卜筮宋史藝文志著龜類管輅易傳一卷唐書經籍志周易林四卷管輅撰藝
文志管輅周易林四卷隋書經籍志周易通靈決二卷魏少府丞管輅撰周易通靈
要決一卷管輅撰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崇文總目卜筮類管公明隔山照一卷
通志藝文略五行雜占家破躁經一卷管輅撰唐書經籍志鳥情逆占一卷管輅撰
藝文志管輅鳥
情逆占一卷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

郝經續後漢書
明才作才名

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

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

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

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

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

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

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

隋書經籍志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易林變占十六卷
焦贛撰易林二卷黃直撰風角書見前鳥情及占星

書甚多不勝舉又按隋志所載天文書六百七十五卷歷數書二百六十三卷五行書一千二十二卷知魏晉時存者頗多觀公明所稱引多見於左國史漢所謂

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

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

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

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尙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

暇疑作假晉書劉寔傳作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

自此以下

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章楚甘公魏

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閭淺得因

孔懷之親

詩小雅棠棣之章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毛傳云威畏懷思也鄭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數與輅有所諮

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

何焯校改功作工官本作工趙一清曰功與工古通

若敷

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

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

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

漢書京房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

焦延壽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房奏考功課吏法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為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房博皆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

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

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也

宋本幾作機

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

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

馮本景作光

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

疇與儔通

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

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

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

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

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摺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沈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

馮本慷慨作恍

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

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

蜴二物者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

蜴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音撥又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蟻蟻蜥蜴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蜴音余赤反蟻音榮蟻音原蟻音烏

典反蜓音殄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蝮蜓俗呼為蝮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閒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棊經見藝文志案管輅射覆亦以易卦其卦辭蓋如

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

焦氏易林有立成法也

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荊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

時為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

之下脫一字

世語稱寔博辯

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

晉書劉寔傳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

瑕玷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以廉遜道闕著崇讓論以矯之咸寧中為太常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保轉太傅薨年九十一諡曰元位望通顯每崇儉約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尤精三傳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出為潁川太守著喪

服釋疑論寔事又見王肅傳評

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

九而傳云三十六

毛本三作二誤

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

有閻續伯者名繼該微通物有良史風

晉書閻續傳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續無怨色

孝謹不怠愍懷太子之廢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

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

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

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

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

御覽七百二十

五路作洛妻作婢

輅為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門中

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東陽王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東陽故城今山

東東昌府恩縣西北六十里衛河南岸

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

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御覽婦作婢

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

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

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

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

薪積閒側立假寐歎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

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

晉書地理志青州長廣郡咸寧三年置李兆洛曰今山東

登州府萊陽縣東

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

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

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

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

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

盧毓之女晉書華廙傳廙字長駿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後拜城門

校尉互見本志華歆傳注

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二廩在其東南輅卜當有

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廢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

占能治女郎

郝經續漢書占作言

公卽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

丸治尋有效卽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輅隨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

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

疑有脫字或云處疑作去

來詣廢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

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

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崇盜

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

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

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

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

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史記有扁鵲倉公傳司馬遷曰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

自隱而當刑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弼按華佗與扁鵲相似而以伎見殃亦相同管輅則類司馬季主不可以卜筮盡之也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二十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裴松之 注

沔陽盧 弼集解

書載蠻夷猾夏

尚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傳云猾亂也

詩稱玃狁孔熾

詩小雅玃狁孔熾毛傳云玃狁北狄也熾盛也

鄭箋云北狄今匈奴也言北狄來侵甚熾也

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

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

史記南越傳漢高帝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武帝元鼎六年平之自尉佗初

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東越傳漢高帝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武帝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擊南越其弟餘善殺郢漢因立餘善為東越王元封元年越衍侯吳陽殺餘善降漢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素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朝鮮傳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西

討貳師大宛

史記大宛傳武帝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開邛笮夜郎

之道

史記西南夷列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

大吳熙載曰邛四川邛州笮四川寧遠府鹽源縣夜郎四川敘州府慶符縣及瀘州界王先謙曰邛今邛州治笮都後為沈黎郡沈黎今雅州府清溪縣東南夜郎今遵

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丁謙曰漢西南夷為今四川南貴州西南及雲南全省地夜郎國在今曲靖府境水經注温水出牂柯夜郎縣温水即今八達江乃南盤江之上

游源出曲靖西北知曲靖為故夜郎縣

然皆在荒服之外

尚書禹貢五百里荒服孔傳云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蔡傳云以其荒

野故謂之荒服

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

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

霍之將

衛青霍去病也

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

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

史記匈奴傳置左右賢王

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

之亂中國多事不違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

陳浩曰漢南疑當作漢南蓋就彼言之漢以南也下文漢

南少事
誤同

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

三郡烏丸

姚範曰三郡疑三部之訛余疑三郡魏書所云漁陽右北平雁門三郡也朱邦衡曰鮮卑有東西中三部之稱此三郡烏丸似指下文遼西上

谷右北平三郡言王□□云按下烏丸傳內皆以郡名分別種類仍當以郡為是弼按武紀建安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亂云云亦作三郡代郡烏丸不在三郡之內

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尙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

皆比之冒頓

史記匈奴傳匈奴單于曰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冒頓射殺單于頭曼自立為單于然至冒頓

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索隱云冒音墨又如字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

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

百蠻

宋本馮本
控作雄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

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

馮本烏丸
作鳥誤

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

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

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

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

遠遜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

漢當作漠說見前

雖時頗鈔盜不

能復相扇動矣

何焯曰自冒頓倔强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之興皆僅雄長北邊中國無覺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劉淵以還

皆中國先自敗而後乘之耳謀國之士聞一部新盛即智勇豫怯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

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

夷之變云

魏書曰

各本裴注多連接正文吳本毛本忽於此處裴注提行自亂其例吳本於裴注前一行加烏丸二字竟似以注語為傳文矣

烏丸者東

胡也

元本吳本胡下有人字史記匈奴傳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漢初匈奴冒頓滅其

史記匈奴傳冒頓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

索隱云案

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丁謙曰烏桓因山得名烏桓者烏蘭之轉音也蒙古語紅曰烏蘭故傳中又稱爲赤山考游牧記阿嚕科爾沁旗北至烏蘭峯與烏珠穆秦旗接界又云西北有烏遼山即烏丸山知烏桓烏蘭烏遼烏丸名雖小異實即一山此山高大爲內興安嶺南行正幹所以部人東走時得據山以自保用是尊之爲神故有人死靈歸是山之語又遼史地理志烏州本烏丸地有遼河夜河烏丸川烏丸山遼河即錫喇木倫河夜河即哈喜爾河烏丸川即烏爾渾河（烏爾渾亦烏丸轉音）而烏丸山居於三水之間凡此皆烏桓部地在今阿嚕科爾沁之明證弼按一統志云阿祿科爾沁西北有烏聊山或曰即烏桓山 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

穹廬爲宅

漢書匈奴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

史記匈奴傳云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也集解云湏乳汁也

以毛毳爲衣

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縵細者爲毳

貴少賤老

其性悍驚

范書烏桓傳作悍塞說文云悍勇也

怒則殺父兄

冒頓弑父習俗成風東胡北狄大致相同

而終不害其母以

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爲大人

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

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

惠棟曰續漢書云以父名字爲姓彌按史記匈奴傳云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匈奴傳云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又云單于姓攣鞮氏是匈奴有姓班詳於馬也

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

范書烏桓傳作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爲略

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

拜而不自拜其父母

范書作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

爲妻家僕役二年

范書作一年間

妻家乃厚遣

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

范書作一皆爲辦

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

范書作唯戰鬪之事

乃自

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

范書作踞蹲

悉禿頭以爲輕便

宋本馮本禿作髡范書同說文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髻

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

范書作籛步搖章懷注云籛音

吉悔反字或爲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父兄死妻後母執嫂

范書

作其俗妻後母報寡嫂彌按史記匈奴傳云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風俗亦相同也

若無執嫂者則已子

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

毛本候作侯誤范書作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爾雅釋鳥鳴鳩鵲郭璞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廣雅釋鳥鵲布穀也尸鳩戴勝也埤雅釋鳥云戴勝頭

上有毛花成勝故曰戴勝也三月飛在桑間月令所謂戴勝降於桑是也方言曰鳩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鳩似誤蓋鳩鳩布穀也按今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功興而

戴鳩鳴則鳩鳩與戴勝異雄之言非唐王建戴勝詞聲聲催我急種穀人家向田不歸宿可憐白鷺滿綠池不如戴勝知天時弼按以戴勝為趣織之鳥（从鄭玄

說）以布穀為催耕之鳥說較近是地宜青稜東牆東牆似蓬草元本吳本無下戴鳩戴紐戴勝戴南四名皆一鳥也東牆二字毛本

無下東字范書作其實如葵子范書作實如稜子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東牆子土地宜稜及東牆色青黑似蓬草粒如葵子十一月熟出涼并烏丸

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白梁也說文稜麩也从禾祭聲又云麩稜也是一物趙一清曰牆一作牆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

作麩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范書作男子能作弓矢鍛金鐵為兵器能

刺章作文繡織縷氈毳范書作婦人能刺章作文繡織氈毳廣雅曰氈毳類也氈音力于反毳音胡達反有病知以艾灸

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

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范書嬰并取亡者所乘

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范書作言以屬累犬李賢曰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惠棟曰爾雅

釋言誣諉累也郭璞云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范書祭

以事相屬累為誣諉

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建武十七年拜彤遼東太守數

破走之又云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永平元年彤使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

帥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方輿紀要卷

十八赤山在秦寧衛境弼按王沈魏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千里方輿紀要言在秦寧衛境似誤當以丁謙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

所引游牧記及遼史地理志為可據丁說見前

范書作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章懷注引博物志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

云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

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馮本誦使死者魂神徑至歷

作頌

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

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

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

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

元本吳本 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 章懷無下地字 注前

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丁謙曰丁零一作丁令部地在今貝加爾湖 (古稱北海) 東南蘇武傳武居北海丁零盜其牛羊以地相鄰接故烏孫地在

今伊犁河南特克斯河濱 前人謂即伊犁未確也 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眾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

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于時 漢書匈奴傳壹作壺壹衍鞬單于之立在漢昭帝始

元二 年 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 范書烏桓傳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

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錢大昕曰案文止有四

郡蓋脫遼西二字) 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

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何焯曰烏丸大人不世繼然必報破國之恥於百年之久此知報讎之道者也恥在一家則一家之子姓報之恥在一國則一國之人民報

之豈獨齊襄之復九世已哉 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

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

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

漢書匈奴

傳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丸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丸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丸時新中匈奴兵明友卽後匈奴因乘烏丸敵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爲寇

范書烏丸傳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丸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

於郡縣烏丸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丸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 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

征之 范書烏丸傳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强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章懷注關在代郡惠棟曰說文云阮代郡

五阮關也按關在代郡廣昌縣高誘云卽陽原也趙一清曰五原關今紫荆關後漢書作五阮案阮原音同丁謙曰上谷白山卽今張家口北察罕陀羅海山察罕

譯言白陀羅海譯言頭猶言白頭山亦稱白山五阮關章懷原注在代郡漢代郡在今宣化府南則是關當設於懷安北境弼按范書馬援傳援將三千騎出高柳

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此傳言援出高柳歷雁門代郡上谷各郡由西而東至右北平郡（見東觀記）皆按前漢

地理敘次當時之高柳在今大同府東南蓋出五原關北至高柳逐虜東行與烏桓傳相合又按前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

勿苛留地理志代郡有五原關齊召南謂五阮疑卽五原音之轉耳是五原五阮實一地也沈欽韓曰淮南汜論北至飛狐陽原注或曰陽原代郡廣昌東五阮關

是也方輿紀要紫荆關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代州廣昌縣東北無利而殺馬百里或曰卽古之五阮關愚按五阮蓋在飛狐倒馬閒非紫荆關也

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范書烏桓傳烏桓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

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

郝且等九千餘人范書作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此作九千餘人誤觀下文率衆有率衆之語自明官本攷證云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且

詣闕毛本闕作關誤范書云率衆向化詣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范書餘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作一

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

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

范書備作候下有助字

擊匈奴鮮卑

范書烏桓

傳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於是復置烏桓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

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

范書欽作歆

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

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賁遂破其衆

范書鮮卑傳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賂偏何擊歆志賁

破斬之明章二世保塞無事烏桓傳亦云明章和三世保塞無事

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雁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

范書作無何允劉攽曰魏志名無何無允字

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

何熙宋本馮本官本作大司農元本吳本毛本作大司馬弼按范書梁懂傳作大司農何熙又按續百官志云世祖卽位為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

蓋東漢自建武時吳漢劉隆為大司馬後改為太尉以後無是官至獻帝時劉虞李傕張揚為大司馬始復有之自以作大司農為是

行車騎將軍

左右羽林五營士

范書梁懂傳作羽林五校營士續百官志北軍中候掌監五營

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

人擊之

范書梁懂傳云發緣邊十郡兵二十餘萬人章懷注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與此言七郡二萬人異

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虜為都尉

范書烏桓傳安

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虜為親漢都尉梁懂傳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互見本志卷十二何夔傳

至順帝時戎末虜

范書末作朱

率將王侯咄歸去

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衆王賜束帛

范書鮮卑傳陽嘉元年冬

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末虜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又烏桓傳云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皆出塞去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

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

范書烏丸傳作遼東蘇僕延無屬國二字

衆

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

爲三郡烏丸元帥

三郡范書作諸郡事在靈帝中平四年

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

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

互見本志公孫瓚傳通鑑中平四年

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五年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六年虞遣使至鮮卑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

後丘力居死

在獻帝初平中見范書

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

范書作總攝三郡衆皆從號令

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

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范書烏桓傳建

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弼按本傳文難下少一樓字范書傳文蘇僕延下多烏桓二字蓋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皆烏桓也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

沈家本曰烏丸三王下文所稱遼東率衆王頒下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

衆王汗魯也遼東率衆王未書名即峭王也惟正文尚有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英雄記未之及似傳文難為衍文且難樓亦不得但稱難也後文亦但稱三郡烏丸

其不及上

皆安車華蓋

毛本車作居誤

羽旄黃屋左纛

宋本元本馮本監本旄作覆

版文曰使持節大

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

紹傳封鄉侯阮字誤

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

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

沈家本曰傳作汗魯注作汗盧魯盧聲相近蓋塞外譯音本無正字也

維乃祖慕義遷善

吳本祖作相毛本祖慕作相募均誤

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

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

郝經續後漢書又作
為弼按惠疑作慧

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

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

宋本海
作方

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

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

今遣行謁者楊林齋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

元本綏靜
作緩諍誤

教以謹慎

無使作凶作惡

宋本惡
作慝

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

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

樓班大元本作難樓及潘眉曰樓班大絕句謂樓
班年既長也弼按范書烏桓傳作後難樓蘇僕延

率其部眾與元本作後難樓及峭王率其部眾合蓋蘇僕延即
峭王也難樓蘇僕延均率部眾奉樓班為單于有公推之意

奉樓班為單于

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

范書作蹋頓猶秉計策

廣陽閻柔

郡國志幽州廣陽郡廣陽一統志廣陽故

城今順天府良鄉縣東北十里彌按廣陽郡前漢爲燕國後國除作郡三國魏復爲燕國故本志卷八公孫瓚傳作燕國閻柔也柔事互見瓚傳

少沒烏

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

范書種下有人字

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

舉代之

本志公孫瓚傳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蓋爲司馬在先代校尉在後

紹因寵尉

范書尉作慰

以安北

邊後袁尙敗奔蹋頓憑其執復圖冀州

官本考證云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范書作尙欲憑其兵力復圖

中國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

節治廣寧如舊

郡國志幽州上谷郡廣甯一統志廣甯故城在今直隸宣化府宣化縣西北潘眉曰上谷郡有甯縣又有廣甯縣（前書地理

志甯並作寧章懷云甯甯字通）漢置烏桓校尉於上谷甯城則甯縣而非廣甯縣也下鮮卑傳注亦云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後漢書作甯城下）此廣字疑衍文

憚毓鼎曰後漢書烏桓傳光武始復置烏桓校尉於上谷甯城是閻柔所治乃甯縣非廣甯也疑國志衍廣字謝鍾英曰廣甯稱大甯城甯稱小甯城後漢書甯城其爲

大小均不可知國志烏丸傳既云治廣甯如舊是後書甯城係指廣甯而言則廣非衍字弼按漢書地理志上谷郡寧縣西部都尉治魏土地記云大甯城西二十里有

小甯城是小甯為西部都尉治烏桓校尉當治大甯范書之甯城當指廣甯故本傳有治廣甯如舊之文又惠棟於郡國志甯縣下引應劭漢官云永平八年初置烏桓校尉屯此弼按復置烏桓校尉在建武末年不始於永平惟大小甯城相距僅二十里校尉往來屯駐或亦事所恒有也楊桂森考辨云大甯城今張家口則廣甯自古為重鎮矣

建安十一年

本志武紀在建安十二年夏此作十一年誤

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

漢書地理志遼

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柳城故城即後魏及唐之營州遼金之興中府在今錦州邊界丁謙曰柳城漢縣屬遼西昔慕容皝建都於黃龍城實在柳城北黃龍城為今熱河朝陽縣治則柳城在朝陽南境無疑謝鍾英曰柳城今建昌縣北哈喇沁右翼界馬與龍曰當在建昌縣東北弼按一統志又云柳城故城在土默特右翼旗西十六國春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使陽裕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據此則漢之柳城在今錦州之西朝陽之南土默特右翼旗之東南丁說是謝馬二說均誤蓋魏武進兵東追柳城當在白狼平岡之東不在今建昌之北也互見武紀建安十二年

潛軍詭道未至

百餘里虜乃覺尙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

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十七凡城在營州西南水經濡水

注盧龍東越青徑至凡城二百里許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承德府志今平泉州東南謝鍾英曰按地望宜在州西北境丁謙曰凡城無考疑丸城之誤以破烏丸於此故名實漢之白狼縣蓋曹公登白狼山猝遇虜即擊破之其戰地必在山下正漢白狼縣地弼按凡城見水經注丁云無考誤也承

德府志云在平泉州東南是謝說誤馬與龍曰據鄴注平岡在凡城東北百八十里時曹公已歷平岡虜軍不應逆於凡城蓋當時虜聞魏軍至倉卒未審所由遂至相左也弼按凡城互見武紀建安十二年白狼山注

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

武紀云登白狼山

柳軍未

進

官本考證云柳疑作抑

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

范書

作首虜二十餘萬人

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

武紀作速僕丸胡三省曰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

遼東

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落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

下名騎

姜云一時權變貽禍中原

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

元本

寇作怨誤下仍作寇

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尙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

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

元本遣作遺誤毋丘儉傳作阿羅槃

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

餘下應
有人字

賜輿馬繪采各有差

互見明紀景初元年及母丘儉傳又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見田豫傳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

晉書載記第八云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

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魏收魏書一序紀云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惠棟曰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名隋圖經云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丁謙曰鮮卑與烏桓皆出東胡自東胡為冒頓所破種人遁走分為兩部後漢書烏桓傳謂東胡餘種保烏桓山因為號是矣但鮮卑傳亦謂東胡之支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則不免臆說無據蓋遼東塞外別無鮮卑之山鮮卑實東胡氏族之名魏書本紀卷一言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此鮮卑之種類所由來也鮮卑為塞北三大種族之一族派繁衍部落極多東胡僅其一支而已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克省北通姑斯河南今外蒙古以北之地西人皆稱為悉比利亞悉比即鮮卑轉音以其地皆鮮卑人種所分布故也西儒談人種學者以悉比利亞及東三省人為通姑斯種通姑斯河即大鮮卑山所在一以河為標識一以山為標識中西所攷若合符節然則鮮卑之名源出大鮮卑山而非由後來之更改彰彰明矣惟拓跋氏為彼種貴族世

爲君長其南遷也亦較後漢書鮮卑傳不過彼種中散姓分徙最早因其但有氏族不立部名故中國混以東胡目之自爲匈奴破後生息百年復成部落至前漢末方與中國有交涉此鮮卑入史之始弼按丁說蓋就鮮卑全部立論漢魏之際鮮卑所部實無如是之廣此傳所云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又田豫傳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卽當時鮮卑所部一統志云後漢書鮮卑傳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水在今營州北遼史地理志中京大定府當饒樂河水之南温淪河水之北故大定在喀喇沁右翼南百里老河北則其言古鮮卑山當相去不遠姚範曰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則鮮卑之名久矣其言

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西宋本西西當西城元本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

水上范書作饒樂水方輿紀要卷十八饒樂河在大寧衛北源出馬孟山其下流東北入於潢河魏武北征烏桓之後庫莫奚建牙於此丁謙曰饒樂水魏書

作弱洛水十六國春秋作澆洛水五代史契丹傳則作臯羅箇沒里臯羅卽饒樂沒里卽木連轉音譯言河也金史則省稱樂河後轉老河今名老哈河張氏游牧

記指爲英金河殊無據弼按一統志潢河卽遼水之西一源古名饒樂水 嫁女娶婦髡頭飲宴范書作惟婚姻先髡頭其獸異於

中國者野馬羴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也范書作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

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爾雅釋獸羴如羊注羴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惠棟曰說文云角端狀如豕角善爲弓出胡多休

國陸璣毛詩疏云李陵曾以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云角觶似猪角在鼻上弼按爾雅釋畜野馬注云如馬而小出塞外 又有貂狝子皮

毛柔蠕 范書蠕作蠕章懷注狝音女滑反鼪音胡昆反貂鼪並鼠屬狝猴屬也黃山曰說文蠕動也於義欠合疑煥之誤 故天下以為名

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猶自與烏

丸相接 宋本猶作由官本考證曰由字宜衍丁謙曰遼東塞外即今奉天以北科爾沁郭爾羅斯諸部境鮮卑因避匈奴之鋒遁居於此時烏桓所部在其

西北故 曰相接 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

人於仇賁率衆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

叛烏丸欽志賁等首 范書欽 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

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 范書鮮卑傳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

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

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營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連歲擊北虜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祭彤傳彤字次孫潁陽人建武十七年拜遼

東太守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鮮卑畏彤不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注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也）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彤慰納賞賜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

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虜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賞擊叛者

宋本賞作常李慈銘曰當作尙弼按任尙

事見 封校尉虜為率衆王

范書和帝紀永元六年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護烏桓校尉任尙率烏桓鮮卑大破逢侯闕

駟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宜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乃復更置焉范書鮮卑傳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尙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殤帝延

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

范書殤帝紀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沒 安帝時鮮

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

胡三省曰赤車者帷裳衡軛皆赤參駕者駕三馬 止烏

丸校尉所治甯下

范書鮮卑傳作甯城下甯城見前廣甯注

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

十部 范書作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 范書安帝紀永

初三年九月雁門烏桓及鮮卑叛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犁營殺縣令四年四月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五年八月鮮卑寇代郡殺長吏十月鮮卑寇上谷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

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

馬城見田豫傳章懷注馬城縣名屬代郡丁謙曰水經注于延水又東逕馬城縣北于延水今

南洋河馬城故址據十三州志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蓋在今懷安縣西北南洋河北東洋河南

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

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

范書鮮卑傳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

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惠棟曰史炤釋文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胡氏辨誤云烏倫其至鞬及鮮卑種帥二人之名非種名也弼按下文封二人爲王侯可證

封烏倫爲王其至鞬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

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

范書鮮卑傳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叛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

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其至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

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朔

趙一清曰寧朔當作蔓柏兩漢志曼柏縣屬五原郡惠棟曰漢官儀云永

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此馬與龍曰據河水注漢五原郡地在漢朔方郡之東雲中郡之西今套北黃河東流處兩岸境也漢置度遼營以防南北二虜交通是曼柏縣去郡不遠故城當在今烏喇特旗北境章懷注曼柏今勝州銀城縣李兆洛謂在今榆林府府谷縣北鄂爾多斯黃河西岸皆誤

攻匈奴南單

于殺左奧鞬日逐王

范書鮮卑傳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攻南匈奴於蔓柏莫鞬日逐王戰死三年

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

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

冀州中山國與代郡

相接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

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

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

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

范書鮮卑傳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

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擊破之烏桓校尉耿曄發沿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鮮卑乃率種眾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烏桓豪人扶漵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眾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已下為率眾王侯長鮮卑後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寇差稀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

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 李慈銘曰匈奴上有脫文此追敘和帝初竇憲耿夔破北匈奴北單于遠遁事也弼按此

事已見 前注 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 趙一清曰投鹿侯上有脫文後漢書云桓帝時鮮卑檀石槐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

在家有子 范書有作生 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

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 范書作且宜長視 投鹿侯固不信 范書作投鹿侯

不聽遂棄之 妻乃語家 范書乃作私 令收養焉號檀石槐 范書號作名 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

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

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 范書作乃施法禁平曲直 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

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 范書汗作汗啜作歡郡國志幽州代郡高柳後漢代郡由桑乾縣徙治於

此一統志高柳故城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方輿紀要卷四十四高柳城在大同府東南九十里彈汗山在大同府東北吳熙載曰彈汗山疑今察哈爾鑲黃旗諸山歡仇水疑今張家口外哈柳台河丁謙曰檀石槐建庭處在高柳北三百餘里以地望核之所謂彈汗山必即昭哈嶺歡仇水必即昭哈河也弼按水經灤水注

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山雁出其門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
嶽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城在
平城東南六七十里於代為西北又云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雁門脩水之名山
海經有雁門之目而無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丁氏所指之昭哈河即
東洋河上源水經灤水注之雁門水即南洋河通謂之于延水亦即桑乾河上源
也水道提綱云東洋河即古于延水南洋河即古雁門水桑乾河舊名渾河今名
永定

河 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
丁令范書 東卻扶餘 宋本
夫下 西擊烏孫 丁令烏孫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 范書二作 南北七千
同 注俱見前 四通鑑同

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 官本罔 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
作網

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 元本更 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
作便

鈔滋甚 范書鮮卑傳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
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九年夏分騎數萬人

入緣邊九郡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張奐傳延熹九年鮮卑招結南匈奴
奴烏桓數道入塞匈奴烏桓聞奐至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唯鮮卑出塞去 乃

分其地 范書乃下 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扶餘貊為東部 遼東各
有自字 本均作

遼遼范書通鑑作遼東 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
范書通鑑均作濊貊

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
官本等作寺毛 本帥作人均誤 從上谷

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鞞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

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
范書制作皆胡三省曰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盡有匈奴故地 至靈帝時大鈔略

幽并二州緣邊諸郡
范書作幽并涼 三州緣邊諸部 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
范書作熹平是各本均誤作嘉平

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雁門塞三道

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
范書鮮卑傳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 檀石槐

率部眾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
范書鮮卑傳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通鑑云育等大敗各將數十騎奔還黃山曰范書
鮮卑傳上言各將萬騎下言死者十七八則育等所餘固應各有二三千騎續漢

書但云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少半仍數千騎也即魏書謂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
一而已亦應不止數十騎且果萬騎而止餘數十騎當書悉為所沒餘者不必書

又數十騎亦不得尙言將通志
仍作數千騎則通鑑之說非也
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按

行烏侯秦水

范書作烏集秦水官本考證云後漢書作烏柔丁謙曰烏侯烏集譯音之轉其水隋書作託紇臣水唐書作土護真水即今熱河東北圖

爾根

廣袤數百里

范書

淳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

東擊汗國

范書汗作倭惠棟曰汗當作汗與倭同音魏志云倭人好捕魚鰓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丁謙曰汗人國指朝鮮南境馬韓辰韓弁韓等部范

氏改爲倭人謬甚倭今日本遠隔重洋石槐雖強非所能至安得伐之彌按丁氏謂汗人非倭人誠是然指汗國爲朝鮮南境亦無據

得千餘家徙

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

死

范書云光和中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

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

范書庶作廉章懷注廉縣名屬北地郡郡國志涼州北地郡廉一統志廉縣故

城今寧夏府

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

范書小上有年字

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

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

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

胡三省曰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

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

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

柔上貢獻

軻比能因柔上貢獻素利彌加厥機亦因柔上貢獻通市

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

通鑑建安二十

三年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本志梁習傳注引魏略云并州刺史梁習斬鮮卑大人育延又射死太原烏丸王魯昔（在建安二十二年）

求屬

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

郡國志幽州代郡桑乾一統志桑乾故城今宣化府蔚州東北

丁謙曰今直隸西寧縣地

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

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

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

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

昌平昌平見牽招傳注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

擊步度根部眾稍寡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步度根乃使

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

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

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牽招傳步度根泄歸泥等殺比能弟苴羅侯至

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

軻比能眾遂彊盛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

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

部眾悉保比能保疑作從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

之明紀作將中軍討之胡三省曰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歸泥叛比能將其部眾

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

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見明紀

青龍元年步度根為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

宋本元本軻比能前有軻比能傳四字一行按步度根軻比能俱包括於鮮卑傳中非專為軻比能立傳也不應有

此四字且軻比能亦不應提行趙一清曰據晉書軻比能之後即契丹也

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

為大人

胡三省曰徒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制諸部也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

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

獵建立旌旄

宋本旄作麾

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

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

反比能復助為寇害太祖以鄴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

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為附

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脩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

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

是懷貳

詳見田豫傳

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

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

弟

殺比能弟苴羅侯見前

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

子印綬牛馬尙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

得書以聞帝帝帝字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疆盛控弦十餘

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

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文紀黃初元年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此

傳及梁習傳均不載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婿鬱築鞬部舍爲鞬所

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

馬城馬城見前又見田豫傳注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

弟也素爲鮮卑所信胡三省曰自漢建安時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爲二虜所信志往解諭即解圍

去互見劉放傳注引魏氏春秋後幽州刺史王雄王雄見崔林傳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

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明紀太和五年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至青龍元年

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

胡三省曰陘音刑陘北陘嶺之北也唐代州雁門縣有東陘關西徑山丁謙曰陘北者井陘之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

尙董弼等擊之互見明紀青龍元年比能遣子將騎明紀作將千餘騎與尙等會戰於

樓煩郡國志并州雁門郡樓煩一統志古樓煩國及漢所置樓煩縣俱在今雁門關北胡三省曰樓煩屬雁門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臨陣

害尙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姜宸英曰王雄刺殺比能功在陳湯之上更

立其弟或曰其弟下當另起李慈銘曰其弟下有脫文素利死於太和二年厥機死於漢時皆在刺殺比能之前素利彌加厥機

前注引魏書作闕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

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胡三省曰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太

祖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

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事見田豫

傳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衆齊王紀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

遼東屬國立昌
黎縣以居之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書禹貢之辭孔傳云漸入也被及也疏云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

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史記五帝本紀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王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流沙地在居延縣東北注云澤在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一統志流沙在今安西府沙州衛陳禮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索博鄂模郡國志涼州張掖居延屬國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章懷注獻帝末立為西海郡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高誘呂覽注流沙在敦煌西八百里元和志居延海在張掖縣西北一千七百里方輿紀要居延故城在甘肅鎮西北一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城東北李兆洛云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里禹貢雖指云流沙一在張掖漢志所云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禹貢言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近蓋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元和志云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王制所謂流沙當在鳴沙廢縣界中其地東距西河適千里而遙也水道提綱云色爾騰海西即古流沙西北沙中有蒲昌海又云黃木倫河在河套西北角陰山之西北

此水西南有自內地北流出邊至沙漠為巨澤者曰休屠澤又西曰沙拉池又西最大曰居延海又西為安西府西流之布勒几隆河又西為流沙又云涼州永昌甘肅西至河西廳沙州衛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地水或東北流或西北流或西南流皆至沙漠中匯為一池而止弼按綜合諸說遠近懸絕蓋流沙東西數千里逾西則沙磧逾廣所謂西不盡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

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鄭注服服事天子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

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

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東夷有肅慎之貢 肅慎詳見明紀青龍四年注史記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武王欲令德致遠銘其

括曰肅慎氏之矢以示後世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

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古時國讀如域廣雅釋詁域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域西南夷傳有南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窮

河源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

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丁謙曰中國內地諸山皆發脈於崑崙崑崙東西行今和闐南山是也塞北諸山皆發脈於葱嶺葱嶺南北行今喀喇闊魯穆山是也二山體勢相聯形如曲尺由崑崙迤而東北爲阿勒騰塔格山阿斯騰塔格山卽班氏所謂南山由葱嶺迤而東北爲騰格里山博克達山卽班氏所謂北山漢西域在南北山之間故疊嶂外環平原中敞但平原內戈壁居其大半惟沿北山及南山近西處一帶溪流交匯土脈膏腴爲當時城郭諸國所錯處其山閒瘠壤不能耕植者始以游牧資其生焉河之大源二其一出葱嶺凡合水三支卽今葉爾羌河喀什噶爾河及烏什河其一出于闐南山凡合水二支卽今哈喇喀什河玉龍喀什河二源相會名塔里木河東流迤南入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水經注作泐澤今日羅布泊水經注云泐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此云三百餘里其上當脫千字此泊近年已分爲二東名羅布淖爾西名喀喇布朗湖兩泊相距約三十里羅布泊橫約一百五十餘里縱約四十餘里喀喇布朗湖縱與相等橫則半之然覈以水經注情形喀喇布朗湖古時當爲注賓河河身蓋河水東會阿耨達大水又東逕且末北通稱爲注賓河而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北始入於泊酈氏所以稱水積鄯善東北也由此觀之古時泊水必東南北三面視今泊各溢出百餘里故廣袤皆三百里云泊水潛行復出積石古說相傳已久惟西人不之信謂用實測法測得羅布泊高於海平綫二千六百尺鄂凌泊高一萬四千尺至潛源重出之噶達素齊老更高至一萬四千七

百尺水即能潛流千五百里之遠豈能上湧千數百丈之高此亦古今一大問題矣
弼按探尋河源以河源紀略為最精覈有圖有表考證詳明然自丁氏引西人之實
測則潛源重出之說竟不可信誠為古今之一大疑問又按近日國立編譯館新刊
黃河志第一篇云黃河發源於青海其地拔海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是乃西藏高原
之一部入甘肅地形稍低降至二千米以下然山西陝西與甘肅東部均
為一千米以上之黃土高原云據此則與丁氏所云西人實測之說相反

經歷諸

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漢書西域傳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
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

護治焉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

其大國龜茲

今庫車

于寘

今和闐州

康居

今哈薩克

烏孫

徐松曰今伊犁丁謙曰在
今伊犁河南特克斯河濱

前人謂即伊犁未確

疏勒

今喀什噶爾

月氏

漢書西域傳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
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強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
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善**

善

在今敦煌縣西

車師

車師前國今土爾番地車師後國今烏魯木齊東

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

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二世有遼東

謂公孫度度子康康子淵也

天子為其絕

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

誅淵

本志公孫度傳景初二年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八月斬淵父子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又潛軍浮海收樂浪

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

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

丁謙曰按本志毋丘儉傳儉討高句麗束馬縣

車以登丸都屠句麗所都致丸都山名在高句麗都夫餘城北今陳氏衍丸都為烏丸骨都謬甚蓋烏丸乃北狄部名骨都乃匈奴官名與高句麗何涉又儉傳言儉遣

王頥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南界則未入肅慎國境可知此云踐其庭亦失實

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

何焯云異當作累後云項中復有面也

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

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

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

沈欽韓曰一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地丁謙曰夫餘部地在今吉林以西凡長

春府雙城五常賓州諸廳及伯都訥阿勒楚克等城皆是新唐書渤海傳以扶餘故地爲扶餘府遼史太祖平渤海次扶餘府有黃龍見城上更名黃龍府金史太祖克黃龍改濟州利涉軍（弼按滿洲源流考作隆州利涉軍）貞祐初爲隆安府卽今吉林農安縣地遼志通州本扶餘王城是也又曰史記蒙恬傳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知今奉天北境之柳條邊皆秦長城故址夫餘國在今吉林長春府地正古長城北也

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

鮮卑接

丁謙曰南之高句麗乃古高句麗非西漢之末新立於朝鮮北境之高句麗也古高句麗卽在玄菟郡內見漢地理志及水經注

北有

弱水

沈欽韓曰通典營州柳城縣東南有饒樂水卽弱水也丁謙曰弱水今稱哈湯東三省樹木叢雜處曰烏稽烏稽之地必有哈湯蓋落葉層積雨水釀之

遂爲極深之泥淖人行輒陷萬無生理故曰弱水非別有一河名弱水也其著名者有紅眼哈湯黑龍江外紀齊齊哈爾東北山中隔紅眼哈丹人不敢過齊齊哈爾爲

黑龍江省城其東北正夫餘北境傳中弱水指此弼按通典營州柳城縣在今奉天錦西廳見吳廷燮東三省沿革表沈云弱水在此與地望不合丁說近是

可二千里

范書東夷傳作地方二千里本瀦地也

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

強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

范書無豬加二字滿洲源流考御製夫餘國傳訂訛云魏志夫餘傳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別主四出道有敵諸加自戰下戶擔糧飲食之信如其言則所謂加者何所取義乎史稱夫餘善養牲則畜牧必蕃盛當各有官以主之猶今蒙古謂典羊之官曰和尼齊和尼者羊也典馬者曰摩哩齊摩哩者馬也典駝者曰特默齊特默者駝也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職特百官中之一二誌夫餘者必當時有知夫餘語之人譯其司馬司牛者為馬家牛家遂訛為馬加牛加正如周禮之有羊人犬人漢之有狗監耳若必以六畜名官寓相貶則郟子所對少皞氏鳥名官為鳥師而鳥名又何以稱乎史既訛家為加又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之辭總由晉宋間人與外域道里遼阻於一切音譯素所不通率憑耳食為傳會甚至借惡詞醜字以曲肆其詆毀之私耳

犬使犬使者

宋本犬皆作大官本

下犬字作大何焯曰犬使二字疑衍姚範曰犬使疑作大使後言共立麻余牛加兄子為大使也

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

皆為奴僕

宋本元本馮本官本下民字作名

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

數百家

范書無犬使以下數語但云其邑落皆主屬諸加

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

升降以殷正月祭天

范書作臘月何焯曰用殷正月衣尙白猶箕子之遺教也

國中大會連日飲

食歌舞名曰迎鼓

沈欽韓曰天中記謝承書云東夷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也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官本袴作褲履革

鞞出國則尚繪繡錦罽宋本罽作蜀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官本狔作狔解

見後以金銀飾冒宋本冒作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

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朱邦衡曰女疑作子婦人妒范書

無此三字宋本皆殺之尤憎妒范書作尤治惡妒婦通志作尤憎妒婦則妬下當有婦字元本監本憎作增誤已殺

尸之國南山上范書作既殺復尸於山上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俗尤惡妒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

輸牛馬乃與之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

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范書作出名馬赤玉貂納章懷注狔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洪頤煊曰釋獸緇

無前足釋文字本作納字林云獸無前足似虎而黑此貂納連稱當言其皮可為裘者非納獸也說文狔鼠屬善旋從豸穴聲篆文作納與納字相類而譌注誤證沈家

本曰說文無狔狔二文豸部狔鼠屬段桂並云从宀散之宀从宀者誤玉篇狔黑猿狔屬尋繹此傳狔與貂並言上文亦言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若狔屬之狔

未聞有以其皮為衣者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並引倉頡篇云貍似狸據此則貍狸屬非狻狷之狷也沈說極詳文繁不錄黃山曰章懷以豹為貍誠屬誤注漢律能捕豺貍購百錢貍非奇獸不必重於海外也洪以為是狻字而引許書鼠屬以明之以貂亦鼠屬取從其類據魏志則本作貂狻又曰狻白黑貂狻猿類楚辭九歌猿啾啾兮狻夜鳴是也狻一作雌从虫如說文猿之作猿然說文無狻雌二字段玉裁以為即狻字鼠屬善旋當改云禹屬善倒縣以蟻固禹屬又謂字當从冗散之冗不从穴以鼠部有鼯後多譌从穴而讀同鼯故定狻亦譌字此不盡然蓋狻訓鼠屬誠為禹屬之偶誤善旋即雌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鼯自从冗狻自从穴均不必改也（今魏志狻从冗仍即穴字通志文依魏志而字从穴蓋轉寫之失）狻色本蒼黃而夫餘所產毛有白處可俱為裘故足珍而與貂並言之非以同為鼠屬也

珠大者如酸棗

沈欽韓曰東夷考略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中出東珠貴者且千金

以弓矢

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

劉家立曰東明自橐離國逃至

夫餘為主故曰亡人

作城柵皆員

范書作以員柵為城

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

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蹠以占吉凶蹠解者為凶合者

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

葬官本徇作

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

范書作有槨無棺

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

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

或曰面衣如俗白兜之類

去環珮

御覽七百八十引作婦人

著布衣而

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

宋本馮本

去環珮

彷彿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

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

范書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後復歸附永寧

元年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貢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靈帝熹平三年復

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簡位居立

太平寰宇記卷二百七十四作至孫位居嗣立

無適子有孽子

麻余位居死

姚範曰簡位居立位居死七字疑衍

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

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

毌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犬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

馮本官本

簿作薄

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

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

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

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

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穢貊之地

晉書夫餘在玄菟北千餘里其

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濊城魏書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夫餘也在室韋之東或言本濊地

而夫餘王其中

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何焯曰似當作以

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離之國者

豪宋本作高元本馮本作稟范書作索章懷注索或作藥音度洛反御覽作膏

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

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

閑范書作蘭章懷注蘭即欄也

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

御覽子作

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

南至施掩水

范書作南至掩灑水章懷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惠棟曰北史作掩滯水沈欽韓曰隋百濟傳作掩水此乃前志西蓋馬之

馬訾水今鴨綠江也丁謙曰施掩水後漢書作掩灑水疑刊刻倒誤梁書作掩滯水當即水經注馬訾水新唐書馬訾水出靺鞨長白山色若鴨綠號鴨綠江夫餘

國最平敞與今松花江左右情形甚合

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

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范書東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

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隋書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咸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渡朱蒙建國號高句麗又云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其王有侍婢生東明及長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北史朱蒙者其俗言善射也夫餘王狩於田以朱蒙善射給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走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滿洲源流考云高麗出自夫餘夫餘出自索離索讀如橐故又轉爲橐與高麗實二國也夫餘在高麗北橐離又在夫餘北故東明南走而至夫餘朱蒙亦南走而至高麗其事彷彿相同或傳聞之有一誤隋書謂夫餘王尉仇台始立國於帶方自後遂稱百濟後魏時百濟所上書亦云先與高麗源出夫餘自晉以後百濟王之姓名有夫餘腆夫餘豐夫餘隆蓋直以夫餘爲姓矣丁謙曰北方有橐離國一段實紀朝鮮高句驪開國之事自裴松之誤採魏略舊文繫於夫餘傳末而范蔚宗遽纂入正傳誤而又誤矣然其所以致誤由不知至夫餘而王之夫餘乃城名非國名也攷夫餘在漢北境至於弱水安得復有橐離國在於其北況橐離卽高句驪合音傳首明言南與高句驪接何得又指爲北夷今查東國通鑑一

朝鮮史東藩紀要及新出好大王碑所載略同（言太祖朱蒙（即傳中東明）避害南行度掩澗水至卒本夫餘沸流川上都焉國號高句驪按沸流國名卒本川在其境內故亦稱沸流川卒本夫餘猶言卒本川上之扶餘城與北方扶餘國毫不相涉此城遺址即今朝鮮平安道成川郡中此段事須刪去移入後文高句

驪傳
方合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

於丸都之下

毛本局本於作與誤丁謙曰高句麗國有二一古高句麗在今奉天省城東北英額邊門外渾河發源處渾河即地理志及水經注

小遼河一新高句麗在今朝鮮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陳氏未悉兩國源流牽混爲一如傳首在遼東之東千里及南接朝鮮濊貊等語乃古高句麗國境都於丸都之下則新高句麗國境此書既誤范蔚宗後漢書因之但范氏又將本傳後半分爲小水貊傳並將王莽後高句麗與中國交涉諸事盡入小水貊傳中則誤而又誤矣彌按丁說誠辨然以都於丸都之下爲新高句麗國境新高句麗在今朝鮮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似尙有誤胡三省云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據此則丸都城在鴨綠江邊其在平安道成川郡者爲平壤城在大同江之北非鴨綠江也近人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六魏毋丘儉丸都山紀功刻石跋云魏毋丘儉丸都山紀功殘石光緒丙午署奉天輯安縣事吳大令光國於縣西北九十里之板石嶺開道得之吳大令跋板石嶺高六百餘丈車馬

不通疑卽古之丸都山又近人吳其昌丸都山紀功刊石跋尾（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三號）云此刻出輯安縣板石嶺板石嶺卽丸都山句驪之都丸都城卽在丸都山下輯安縣正在鴨綠江上流北岸漢魏西安平州在今安東少北玄菟郡治在今鐵嶺左右位宮率步騎二萬進軍沸流水上是從丸都城沸流水上流順流而下以寇西安平州也從今輯安至今安東正從鴨綠江順流而下則沸水之位正當鴨綠江之地位儉從玄菟直趨丸都是斷其後路位宮回師與戰儉遂乘勢越丸都山屠丸都城後人誤以沸流水爲大同江則諸史東夷傳不可解矣又云劉宋以前高句驪國都在今輯安附近不在今朝鮮之平壤前人以沮水當朝鮮之大同江故以丸都王險諸城當今之平壤（以今之平壤正南臨大同江）一若自衛滿朱蒙以來卽奠居平壤者今考沮水當爲今鴨綠江故王險忽本丸都諸城當在今奉天之輯安懷仁附近直至北魏太武帝末葉始南遷平壤此可以漢書魏志魏書北史唐書好大王碑丸都山紀功石刻證之也

方可二千

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

鬼神又祀靈星社稷

范書作好祠鬼神社稷零星章懷注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

辰之神爲零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柳從辰曰零星前書及風俗通皆作靈靈霽零星古本通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靈已作零 其人性凶急喜

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

范書作古鄒大加章懷注古鄒大加高驪掌賓

客之官如鴻臚也

主簿優台丞使者皂衣先人

范書作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沈欽韓曰唐志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此

字衍先人也通典作阜衣秉國成三歲一易

尊卑各有等級

趙一清曰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三高麗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摔舊名大對盧

總知國事次曰太次鬱折華言主簿次太次大夫使者次阜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阜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雛加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為之又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小兄以上為之又其諸大城置倂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以阜衣頭大兄以上為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為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一清案此所說與唐書稍異弼按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七冠服類所載高麗建官唐武德間有九等與寰宇記所載略

同 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

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

范書涓作涓下同

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

章懷注案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

部一名右部
即涓奴部也

本涓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

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

元本令主
作今王誤

後稍驕

恣不復詣郡

元本詣
作諸誤

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

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

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

部本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

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

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

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

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

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

何焯校改桴作桴弼按郝經續後漢書作桴郁松年曰說文桴棟名桴稭也稭穰也桴京小倉名字

當从禾

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腳

范書申作曳

與夫餘異行步皆

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

飾

趙一清曰酉陽雜俎魏時有高句麗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空也其妙如此

大加主簿頭著幘如

幘而無後

宋本後作餘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

范書

隧作

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

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

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

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

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

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

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貂毛本貂作貂句麗作國依大水而

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

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范書作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貂章懷注引魏氏春秋曰

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曰小水貂丁謙曰西安平為馬訾水入海處（馬訾水即鴨綠江）乃今九連城東北安平河濱地小水發源

縣北則即靉陽河無疑因中國往高句驪道必經此故陳壽魏志高句驪傳附載其名此部微末除出好弓外別無他事可紀其下所書仍是高句驪事范蔚宗既本陳

志為高句驪傳又截取小水貂別為一傳大誤丁氏又云中國與朝鮮通道今由九連城渡鴨綠江入義州古時則在西安平渡江即賈耽所謂泊泊口也弼按兩漢志

西安平屬遼東郡何焯曰涿縣有安平故此加西王先謙曰孫權遣謝宏陸恂封高句驪王宮為單于恂等到安平口即此縣海口也據唐書地理志當在鴨綠江北近

海處新唐志安東府南至鴨綠江北泊泊城七百里故西安平縣也 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范書作不伐匈奴

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

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

范書駒作騶前書王莽傳亦作騶下同

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

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

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王先謙曰猥猶猝也

恐其遂

反

前書王莽傳此句下云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濊貊復起此大憂也

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

麗侯駒至而斬之

期字疑誤范書作誘句麗侯駒入塞斬之

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

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

莽傳云莽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

或潰其膺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丁謙曰攷朝鮮史此為高句麗太祖東明王子琉璃王時事史云初漢王莽徵兵於高句麗琉璃王不應降於鮮卑而侵犯漢邊然則姑先應徵旋亡出塞者正用其聯合鮮卑之計乎惟嚴尤誘斬之句麗侯騶當是統兵之員

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

范書光武

紀建武八年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

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

太守蔡風

范書風作諷下同

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一郡害興師伐之宮詐

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

丁謙曰候城遼隧均漢縣屬遼

東郡漢地理志候城為中部都尉所治惟不知為何地遼隧地理志作遼隊水經注遼水入塞經襄平縣西又逕遼隧縣西入大遼水乃由安市入海襄平故城在今奉天省城西南遼隧當在其西南濱遼河處故公孫淵遣兵拒司馬懿於此蓋阻水以自固也錢坫曰今奉天府海城縣西之牛莊

殺吏民後宮

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

范書東夷傳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

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沒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沒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

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宮死子伯固立

范書宮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丁謙曰

朝鮮史載宮年老讓位於弟遂成稱次大王以暴戾為國人所弑因立其弟伯國稱新大王即傳中伯固傳言宮死子伯固立不獨脫卻遂成而以弟為子亦誤弼按下文位宮為宮之曾孫則伯固為宮之子其世系不誤然與范書及朝鮮史均不合又按惠棟曰蔡邕集云東夷高句驪嗣子伯固逆謀並發亦可為遂成被弑之證

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

郝經續後漢書居作民

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

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

范書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

守妻子郡國志帶方屬樂浪郡一統志帶方故城今平壤南境

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

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

此敘靈帝時事當作熹平

伯固乞屬玄菟公孫

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

馮本大作犬

助度擊富

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

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

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

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

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

丁謙曰伯固次子伊夷模東藩紀要云名男武稱故國川王伊夷模子位宮紀要云稱東川王

惟東川王未立以前尚有山上王名延優為伊夷模弟立於建安二年在位幾五十年東川王始立此又脫漏且攷位宮乃太祖王宮孫並非曾孫又攷位宮為卍丘儉所破始移都平壤朝鮮史與東藩紀要所載皆同作新國者指山上王築丸都山城之事吳其昌曰高麗國都在晉以前位於今日鴨綠江北岸奉天境內輯安懷仁附近劉宋以後始南移今日之平壤吳說已略見前詳見北平圖書館月刊姚範曰今日云云疑循舊文

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

句麗國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

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

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

宋本宮上有名字

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

范書作國人懷之黃

山曰懷當為怪之譌古懷多混為忸故轉寫易譌

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

毛本墮作壘錢大昕曰承祚作志之時位
宮久已破亡不應云今王蓋承舊史之文
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

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力勇
趙一清曰力勇當依寔字記作勇力
便鞍馬善獵

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

人助軍
宮應作位宮下同
北宋本大作犬
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

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儉傳正始中儉督諸軍討高句驪六年復征之齊王紀七年儉討高句驪破之蓋用兵數年此傳記其始

齊王紀記其終也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
漢書地理志玄菟郡西蓋馬王先謙曰續志誤作西蓋烏章懷注蓋馬縣名屬玄菟

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今王險城也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海城縣又奉天蓋平縣高麗國蓋牟城亦其地李兆洛曰西蓋烏故城今奉天府

蓋平縣治丁謙曰蓋馬大山即朝鮮平安道與咸鏡道分界之山其山南北行千餘里連接不斷弼按丁說是范書東沃沮傳東濱大海其地望可證寔字記亦云東濱

大海若蓋平則西濱大海矣沈李二說均誤
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
范書作東西夾（夾音狹）南

北長丁謙曰當時國境僅有今咸鏡道東面傍海一帶自小白山以南皆高句麗地也故東北狹而西南長

可千里 范書作可折方千里 北與

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

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

漢武元封二年

趙一清曰一本武下有帝字

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

漢書

朝鮮傳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以沃沮城為玄菟郡

丁謙曰漢地理志無沃沮夫租即沃沮之訛本傳沃沮城今咸興府

治 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

丁謙曰徙治古高句驪西

北在昭帝五年正朱蒙開國後攘斥邊境沃沮與濊貊為所役屬時傳云為夷貊所侵實即高句驪也

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

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

元本吳本毛本官本置作治

治不耐城

漢書

地理志玄菟郡不而東部都尉治一統志不耐故城在咸興府北隋書外國傳新羅兼有沃沮不而韓濊之地丁謙曰不耐城為今江原道之江陵府本濊王都

別

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

滿洲源流考卷九云兩漢魏晉時國於東方者為夫餘挹婁三韓其邑落散處山海間者

又有沃沮濊等名以史傳核之沃沮之在東者東濱大海北接挹婁夫餘又有北沃沮南沃沮並皆散處山林無大君長所云單單大嶺即長白山單單與滿洲語珊延音固相近也今自長白附近東至海邊北接烏拉黑龍江西至俄羅斯叢林密樹綿亙其間魏冉丘儉討高麗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則沃沮者實即今之窩集也濊地君長亦皆分統邑落無所專屬夫餘挹婁皆有其地考其故壤自鳳凰城並海至朝鮮三國以後隋屬高麗唐屬渤海矣丁謙曰武帝所置玄菟郡惟太守所治沃沮縣為沃沮國地其餘七縣均在濊國界內故范蔚宗刪單單大嶺之東一段移入濊國傳位置較合單單大嶺後書作單大嶺今江原道中間淮陽郡以東所稱欲嶺朱暉嶺大關嶺皆古單單大嶺不耐城漢地理志作不耐領東七縣者不而吞列東隴台華麗邪頭昧前莫也蓋前漢樂浪郡所屬共二十五縣後書祇十八縣則除東隴外不而等六縣均東部都尉所舊治無疑沈家本云漢志無沃沮或元始時已省并疑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及不而沃沮即所謂領東七縣也

光武六年

光武應從范書作建武

省邊郡都尉由此罷

范書云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

其後皆

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

范書東夷傳云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侯沈欽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濟立

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

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華麗王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東夷傳元初

五年句麗王宮寇玄菟攻華麗城則縣故在也洪亮吉云此蓋其舊城

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

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減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

為主者宋本主作使 范書作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北宋本 大作犬統責其租賦貂布魚

鹽范書作責其 租稅貂布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毛本美 作姜誤以為

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

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

魏略云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壻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

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 梁玉繩曰此即今 之養媳本夷俗也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范書皆 作先才

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

爲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榔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

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二千餘級宮奔

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漚宋本漚作婁丁謙曰溝漚城也猶言置城趙一清曰毋丘儉傳置作買去南沃

沮八百餘里丁謙曰以地望核之當在圖門江南北其俗南北皆同范書作其俗皆與南同與挹婁

接范書作南接挹婁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

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

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

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

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范書云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又說得一布衣從

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范書作其形如中人衣國字衍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

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

范書項作頂

生得之與語不

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

范書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瀋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通典其國在不咸山北（晉曰肅慎魏曰勿吉隋曰靺鞨）一統志長白山在吉林烏喇城東南古名不咸山今奉天府鐵嶺縣承德縣及寧古塔黑龍江並挹婁國地挹婁故城在今鐵嶺南六十里滿洲源流考卷二云挹婁之名始於後漢考之史傳即古肅慎氏晉書所謂肅慎一名挹婁是也至南北朝始別有勿吉靺鞨之稱而舊名之見於簡冊者猶有可考如遼之瀋州雙州定理府金之挹婁縣皆僅指一隅非其全部元史稱瀋陽路為挹婁故地似矣而於開元路則云古肅慎地隋唐曰靺鞨又似歧而二之者蓋魏晉以前部族未分魏晉以後釐而為七族愈繁而地愈廣容有非舊部之名所能該者矣至金史地理志謂瀋州本遼定理府為挹婁故壤考遼志則瀋州之外別有定理府亦屬挹婁之地遼之定理實唐時渤海所建至金已廢又金志稱瀋州挹婁縣本遼舊興州常安縣考遼志東丹城北至挹婁縣范河二百七十里則遼時已有挹婁縣蓋郡邑雖移而幅員有定今見於盛京通志者若承德若鐵嶺若吉林若寧古塔自奉天府治極於東北胥挹婁地也又明一統志載洪武二十九年設左右千戶於懿路城永樂八年復設中千戶於懿路城其廢址在

今鐵嶺縣城南六十里又有站名懿路亦作伊魯當卽遼金挹婁縣之遺丁謙曰挹婁古肅慎地肅慎周書王會篇作稷慎山海經大荒中小不咸山有肅慎之國竹書紀年虞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蓋三代以前東北徼外大國盡有今吉林省東諸地唐地理志附錄賈耽所記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慎城攷此城在寧古塔西南八十五里上馬蓮河畔遺址尙存惟漢之挹婁雖爲古肅慎國舊境而本部實在其西攷唐書渤海傳言高麗滅大氏保挹婁之東牟山奧婁河其地在吉林東南敦化縣境奧婁爲挹婁之轉音挹婁國名殆因此水又言以故挹婁地爲定理安邊二府此則奉天東南新設寬甸懷仁諸縣處滿洲地誌謂挹婁爲肅慎之一部極是傳言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按扶餘國都爲長春府之農安縣核其方位實居東南而非東北後金人置挹婁縣於遼河東今懿路驛地則因遼徙挹婁人居此而名攷據家竟指爲挹婁國大誤晉書四夷傳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扶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北極弱水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車馬不通丁謙曰魏志言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里南與北沃沮接不咸山卽長白山惟旣在山北又與北沃沮接則當云扶餘東南非東北矣寇漫汗卽後寇莫汗北史作豆莫婁攷此部爲北扶餘舊壤在今烏蘇里江一帶至云肅慎一名挹婁非是按肅慎爲虞夏以來著名之國挹婁稱號始見於後漢書言國無君長邑落各有大人是挹婁者不過肅慎境中一部族並不足以名國第因生齒繁衍分布各方而肅慎主權日就衰替不足以制馭之其人遂據地自擅互相雄長於是肅慎一國竟在若存若亡之間以余攷之其國至晉實未嘗亡也挹婁本水名卽唐書渤海傳奧婁河今爲敦化縣境渤海立國以故挹婁地立定理安邊等府均在敦化以西至

奉天之東南肅慎王城在寧古塔南以挹婁梗於中間致肅慎與中國之交通遂阻故當時史籍但知有挹婁不知有肅慎因以為挹婁古肅慎也而晉書四夷傳更謂肅慎名挹婁則誤尤甚矣至晉時肅慎云未亡者史雖不載實有確證存焉據鴨綠江北出土高麗好大王碑言其踐阼之八年戊戌偏師出肅慎掠得某城地人民云云戊戌為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是晉之末造國尚安然無恙迨後高麗益強肅慎挹婁始俱為所併觀隋煬帝征高麗分二十四軍其右翼有肅慎道知其時地入高麗已久但不悉亡於何年弼按據一統志挹婁故城在鐵嶺縣南六十里又據一統志表以承德縣為挹婁國地此與傳文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之說不合惟如盛京通志所載若承德若鐵嶺若吉林若寧古塔自奉天府治極於東北皆挹婁地則其說可通矣 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

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

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閒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 魏書勿吉築城穴居開口

於上以梯出入 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

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滿洲源流考卷二十云陶復陶穴古固有之至豕膏得熱氣則融安能塗厚數分 夏則裸袒

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 范書

云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五云挹婁國土俗無文墨以言語爲約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温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炭灌之取汁而食俗編髮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將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槨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尙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謂之不壯相竊盜無多少皆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

其弓長四尺力如弩

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

肅慎貢楛矢詳見明紀青龍四年陳留王

紀景元三年孔子家語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庭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湑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山海經海外西經肅慎之國在白民北郭璞注今肅慎國去襄平三千餘里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爲之長尺五寸青石爲鏃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大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爲挹婁國吳任臣曰案史記作息慎竹書舜二十五載息慎氏來賓汲冢周書云成王之時息慎來賀作賄息慎之命王會解謂之稷慎或作肅昏漢武帝詔海外肅昏徐陵文肅昏茫茫風牛南偃劉會孟云肅慎在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鬼谷子云肅慎氏饋白雉于文王魏志云自唐暨周肅慎之物皆曠世而至青龍四年肅慎氏致楛矢晉紀景元三年咸寧五年太興二年肅慎皆來饋楛矢石弩卽此國也左傳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註云肅慎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江淹遂古篇沃沮肅慎東北邊兮陳逢衡曰世說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鄭樵都邑略云古肅慎國都不咸山在夫餘東北千餘里閭百詩曰肅慎氏地即今寧古塔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既枯墮入江為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為石可取以為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為矢質堅而直又有鳥曰海東青即隼也惠棟曰肅慎國記云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册府元龜魏景元三年肅慎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五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鏃二十領貂皮四百枚滿洲源流考按云元戚輔之遼東志略云肅慎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鐵取以為鏃即石弩而楊賓柳邊紀略以為楛木今寧古塔居人或得之呼爾哈河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相傳為肅慎故矢云云蓋楊賓誤以石弩為楛木也

善射射人皆入因

范書作又

善射發能入人目因字誤

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滿洲源流

考卷十九云混同江產松花玉色淨綠細膩温潤可中硯材發墨與端溪同烏拉諸山林中多貂索倫人以捕貂為恆業

自漢以來臣屬夫

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

山險隣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

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滿洲源流考卷一肅慎條云范蔚宗謂冠

弁衣錦器用俎豆誠非虛語弼按范書此語見東夷傳序乃泛論東夷非指挹婁而言其挹婁傳云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紀綱者也據此則滿洲源流考誤

濊南與辰韓

陳志此卷分爲烏丸鮮卑東夷三傳各小國均包括於此三傳中宋元本於各國之前有某國傳一行竊意陳志原書必不如是或

爲淺學妄增而元本於濊國之前竟書濊南傳一行不辨南爲南北之南其誤尤甚世之倭宋元本者宜鑒別之又按馮本濊國傳與挹婁國傳文接寫因前傳末行無空格適相銜接而陳本乃亦接連前傳竟不提行合爲一傳矣又宋元本有兩弁辰傳元本於諸國傳有書某國傳者亦有不書者可謂自亂其例附識於此後不復贅

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

丁謙曰濊亦古國周書王會篇有穢人前兒之文注穢東夷別種穢卽濊也其舊都據文

獻通考在朝鮮江原道江陵府東沈欽韓曰一統志朝鮮江原道治江陵府在國城東面本濊貊地漢爲臨屯境

今朝鮮之東皆其地

也 范書云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丁謙曰濊國雖在朝鮮東而朝鮮東不獨一濊范氏改爲濊及沃沮句麗本朝鮮地較合

戶二

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

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師古曰八條不具見

無門戶之

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

官本考證云後漢書淮作準趙一清

曰淮字譌後注引魏略作準

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

衛滿魍結夷服復來王之

衛滿事詳見後裴注引魏略漢書陸賈傳尉佗魍結箕踞服虔曰魍音椎今兵士魍頭髻也師古曰

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

范書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

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

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置句驪

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

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

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

官本考證云請疑當作諳趙一清曰後漢書句作句麗字衍朱邦衡曰此誤句為句

妄增一麗字弼按趙朱說均是濊人無不諳句麗言語法俗之理若為諳字則與下文相抵矣當承上文有廉恥作句為是

大抵與句麗同

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

山領以西

趙一清曰單單大領見前東沃沮傳後漢書作單大領丁謙曰單大領即江陵西面一帶南北行大山弼按此作大山領或嶺字析為二

耳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

范書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分復領東七縣

置樂浪東部都尉弼按上事見前東沃沮傳丁謙曰領東七縣考前書地理志樂浪郡縣二十五至後漢祇縣十八其所省之東濊不而蠶台華麗邪頭味前莫夫租七縣必均在領東無疑又武帝紀注臨屯郡治東瞻知濊地初立為蒼海郡後重立為臨屯而今之江陵府實漢東瞻縣也弼按丁氏所舉嶺東七縣一有夫租而無吞列一有吞列而無夫租互見前東沃沮傳 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

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

入

范書分作界涉入作干涉

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

有麻布蠶桑作絲曉候星宿

毛本候作侯誤

預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

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

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

矛長二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

黃山曰班當作魴說文魴魚也出歲邪頭國爾雅釋魚魴鰕郭注出穢邪頭國歲穢皆即濊也

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

桓時獻之

臣松之案果下馬高二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

惠棟曰博物志

云海出斑魚皮陸出文豹管子揆度篇云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服而以爲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爾雅太府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褥綵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劉逵魏都賦注云漢廢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明黃洪憲朝鮮國紀云產果下馬長尾雞貂納海豹皮姜西溟曰定張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

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

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丁謙曰上高句麗東

沃沮傳並言濊貊今載濊而遺貊亦疏漏考東藩紀
要貊都在江原道春川府北十三里昭陽江北岸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

趙一清曰弁韓後漢書作
弁辰然弁辰別是一國則

此當作弁韓以當三韓之數竊疑范氏為非王會汾曰晉梁二書皆作弁韓丁謙曰
三韓以馬韓為最大其地當有忠清全羅二道及慶尙道之半辰韓及弁韓惟慶州
一帶而已朝鮮史謂三韓雖曰分立實則辰弁二國僅為馬韓所支配非勢均力敵
也弼按漢書朝鮮傳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朝鮮雍闕弗為通師古曰辰謂辰韓
之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年秋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章懷注東
夷有辰韓弁韓馬韓謂之三韓國梁書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馬
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
舊唐書百濟國為馬韓故地 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緜布各

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閒無城郭有爰襄

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活國

北宋
本活

作 伯濟國

伯濟國即
百濟國

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

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

馮本

卑作甲誤

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

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白斯烏

旦國

宋本曰作白即芻字白與白異未詳孰是

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

宋本支作爻

狗素國捷盧

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

錢大昭曰莫盧國已見上文此重出

古臘國臨素半國

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

濱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

范書云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滿

洲源流考卷二云三韓統名辰國自漢初已見後為新羅百濟所併其七十八國之名備載於魏志國名多繫以卑離二字如監奚卑離內卑離辟卑離如來卑離以滿洲語考之當為貝勒之轉音正猶汗之訛為韓而三汗之統諸貝勒於體制恰相符合也至馬韓亦作慕韓辰韓亦作秦韓弁韓亦作弁辰又作卞韓尙書傳扶餘馱並稱正義謂馱即韓也當時祇以諧音並非漢語范蔚宗始稱為韓國韓人魏志遂有韓地韓王之目甚者至訛為韓氏又如弁韓在三韓中記載獨少考史記真番注謂

番音普寒切遼東有潘汗縣或卽弁韓之轉音亦未可定或有以三韓爲高麗者蓋因宋史高麗傳有崇寧後鑄三韓通寶之文又遼史外紀遼時常以三韓國公爲高麗封號遂謂三韓之地盡入高麗不知高麗之境亦屬三韓所統當時假借用之未經深考耳至遼之三韓縣乃取高麗俘戶所置非其故壤也

大國萬

餘家小國數千家毛本小作千誤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

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踈支濟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

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旣僭號稱王淮當作準見前濊國傳注

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丁謙曰箕淮之王馬韓也據朝鮮史言避衛滿之逼率衆奪金馬郡居之自稱武康王金馬卽本傳王所

治月支國今爲全羅道益山郡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

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毛本下燕字作以不攻攻疑作改

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趙一清曰潘韓譌兩

漢志俱作番汗 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

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

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朝鮮與燕界於溟水 趙一清曰漢書地理志樂浪郡溟水

縣水西至增地入海今大同江也溟字誤下同弼按漢書朝鮮傳云至溟水為界溟水解見前高句麗傳 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

命為胡服東度溟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 何焯曰故字當作收 為朝鮮藩屏準

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 亡字下似少一字 黨眾稍多乃詐遣

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弼按魏略所云與史記漢書朝鮮傳略同

而較詳可補史漢朝鮮傳之缺丁謙曰朝鮮史相傳其國肇自檀君傳一千四十八年至周初箕子代興傳四十世為燕人衛滿襲據其地班書記漢事故託始於

滿真番本朝鮮附屬番部七國時為燕所略武帝破朝鮮改為郡治警縣在今奉天興京廳邊外東南至鴨綠江地溟水有二唐書高麗傳南涯溟水指大同江而

此傳溟水均指鴨綠江今攷據家但知大同江為溟水不知鴨綠江亦有溟水之名蓋大同江在平壤南衛滿所都王險城即平壤滿渡溟水而後居此則水在平

壤之北可知證一涉何諭右渠還朝必經涇水證二左將軍擊破涇水西軍方得至王險證三右渠太子入謝天子至涇水引歸證四觀此傳中涇水皆指鴨綠江明矣臨屯亦番部後爲郡治東隴今爲朝鮮道江原道江陵府城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

丁謙曰東藩紀要馬韓立國始朝鮮王箕淮在漢惠帝元年後爲百濟王

溫祚所滅在新莽二年計傳國二百有三載辰韓弁韓不知始立何時後俱爲新羅王赫居世所滅在漢宣帝五鳳以後是三韓有國均在西漢之世至東漢初三韓已亡何論曹魏陳氏此傳作於晉初乃仍言三韓事若不知有百濟新羅者何也余細核傳文參以朝鮮史知所云其後絕滅者即滅於百濟也所云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即後漢書馬韓人復自立爲王也

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范書東夷傳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謚等詣樂浪貢獻

光武封蘇馬謚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章懷注廉斯邑名也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

漢書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

殺朝鮮王貢疑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

廉斯鏹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

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

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

來出詣含資縣兩漢志樂浪郡含資三國魏改為帶方郡晉志屬帶方郡一統志

疑皆縣言郡郡即以鏹為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尙得千人其五

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

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匹毛本弁鏹收取直

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

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

兩漢志樂浪郡屯有縣李兆洛云今朝鮮平壤城南丁謙曰帶方郡治所在前人均未言及漢

地理志樂浪含資縣有帶水西至帶方入海查京畿道北境有臨津江發源江源道伊川郡北至開城西南入海正在樂浪之南再南即百濟境以形勢揆之當即漢時帶水然則伊川郡其漢之含資縣乎辰韓渠帥先詣含資降可知含資實辰韓至樂浪孔道今伊川郡居平壤東南情形尤協以此觀之臨津江於開城西南入海非即帶方郡地之所在耶今定以開城郡爲帶方或相去不遠矣

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滅

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

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

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

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

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

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丁謙曰百濟雖滅馬韓而馬韓中尙有一二小部仍襲韓王之稱號傳紀桓靈末韓濊强盛建

安後倭韓屬帶方及明帝時二郡滅韓皆指馬韓人自立之小部非三韓全境也但三韓舊時皆土番散部勢分力弱故樂浪可羈屬之迨百濟新羅崛起則地大兵強足與高句麗鼎峙斷非郡縣所能制馭何當時中國竟不聞不問漠然置之絕不道及其事豈以百濟本馬韓列國之一新羅亦弁辰列國之一雖兼併坐大可仍以三韓視之不必特為之分析耶噫疏亦甚矣 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何怪晉書後漢書均承其誤而不覺乎

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

上

戶在上者或為古者中窻之遺意

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

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

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

章懷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

成科結也紒音計

如吳兵衣布袍足履革躡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

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曠

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

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

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

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

毛本木作本誤

縣鈴

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

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

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

尾雞

范書作長尾鷄

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

韓之西海中大島上

丁謙曰州胡即今之濟州無疑

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

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

市買中韓

范書作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范書作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

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

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

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錢大昭曰後人名我為俺俺即阿也聲之轉耳

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局本無為字誤始有六國稍分

為十二國范書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

弁辰亦十二國官本考證曰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范書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又有諸小

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范書險作儉次有樊濊范書作樊祗

次有殺奚次有借邑宋本作邑借范書同章懷注皆其官名也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

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

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

沈家本曰弁下疑奪辰字弁辰十二國前後列其十尙少其一

疑卽此樂奴國及下弁軍彌國也

軍彌國

沈家本曰與下弁軍彌國名同案弁辰韓合二十四國而傳文列二十六國必衍其一疑卽軍彌國與下馬延

也 國 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

馮本戶作尸

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

馮本走作定

弁辰安邪國馬

延國

趙一清曰馬延國重下云二十四國合數之得二十六國也

弁辰瀆盧國斯盧國

斯盧卽新羅乃譯音之轉

優

中國

馮本中作由

弁辰韓合二十四國

丁謙曰辰韓弁韓二國在今朝鮮東南慶州一帶大概辰韓居北弁韓居南中間兩

種雜居不易分析故合稱弁辰查二十四國中以弁辰冠首者十有一當爲弁韓所屬其餘皆屬辰韓

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

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

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

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

土地肥美宜移種五穀及稻

宋本無移字

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

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

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

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

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

范書云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滿洲源流考卷二云以石押頭壯夫且不能堪而以施

之初墮地之小兒實非人情所宜有滿洲舊俗兒生數日即置臥具令兒仰寢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耳漢人生兒常令側

臥久而左右角平頭形似狹蒙古人生兒以韋帶束之木板植立於地長則股形微箕若如蔚宗所言豈漢人蒙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頭狹而股箕乎若夫三韓命名

史第列馬韓辰韓弁韓（亦曰弁辰）而不詳所以稱韓之義陳壽魏志直云韓地韓王魚豢魏略且以爲朝鮮王準冒姓韓氏其爲附會尤甚蓋滿洲語及蒙古語皆

謂君長爲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分統之史家既不知汗之爲君而庸鄙者至譌韓爲族姓何異扣槃捫籥以喻日哉且中外語言不

通不能強為詮解者勢也今夫天昭昭在上人皆仰之然漢語謂之天滿洲語謂之阿卜喀蒙古語謂之騰格哩西番語謂之那木喀回語謂之阿思滿以彼語此各不相曉而人之所以敬與天之所以感則無弗同若必一一以漢字牽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韓與汗音似義殊謬而失之誣猶可也至於以石押頭之謬實悖於理斯不

也可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

路毛本住
作往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

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丁謙曰瀆盧當即今
慶尙道南巨濟島此

島與日本之對馬島東
西相距不遠故曰接界十一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

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書地理志云
樂浪海中有倭

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

所通三十國

范書東夷傳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劉歆曰使驛當作譯黃遵憲曰

本國志卷四云日本之遣使於我蓋以崇神時為始云其時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又云山海經稱南倭北倭屬於燕境史記封禪書云齊威宣王燕昭王皆嘗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見所謂仙人不死之藥渤海東渡後遂不絕似即今日本地然彼國尚未通往來也至論衡云周初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未知何據又雲笈七籤謂日本有騰黃神獸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以周旋六合日本神皇政紀謂孝靈時就秦求三皇五帝之書始皇送之尤為神仙家誕言惟徐福東渡之後已及百年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而其時武帝滅朝鮮教遠暨使驛遂通事理可信故今以正史為斷又云梁書言日本自稱為吳秦伯後相傳亦稱為徐福後彼國紀載本以此為榮其後學者漸染宋學喜言國體寬文中作日本通鑑源光國駁議曰謂秦伯後是以我為附庸國也遂削之賴襄作政紀并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余謂秦伯之後本無所據殆以日本斷髮文身俗類句吳故有此訛傳歟至徐福之事見於三國志後漢書倭國傳意必建武通使時其使臣自言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宮闕員嶠方壺蓋即為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說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禳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

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

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

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

范書狗作拘丁謙曰帶方郡居朝鮮東境故往倭國須泛海循東岸行乍南乍東者先南行後

轉而東行狗邪國見弁辰傳蓋即今慶尚道極南金海郡地明史所謂釜山是也

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

對馬國

日本有對馬島至釜山要道

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

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

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

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

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

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

丁謙曰當即今佐世保海口地

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

鰓

何焯校改作鰓魚

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

日本國志卷四云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石室中藏蛇紐方寸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余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日本學者謂那珂郡古為怡土縣日本

仲哀紀所謂伊都縣主即魏志所謂伊都國也

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

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

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

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

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

范書作邪馬臺國邪馬臺即日本語太和二字之譯音此作壹誤日本國志神武天皇即

位於太和之檀原

女王之所都

日本國志卷一仲哀天皇卒於軍皇后氣長足姬攝位是為神功皇后后為男裝率師渡海征新羅降之高麗

百濟皆歸款後遂遣使於魏

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

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

載

宋本可下有得字

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

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

宋本郡作都

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

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
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
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
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
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

沈家本曰御覽文身下有聞其舊語自謂

太伯之後十字

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

范書云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

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
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

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日本國志卷三十五云文身舊俗今猶有存胸背手足刺爲鳥獸鱗介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繪人物

故事涅之以藍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其象蛟龍者作鱗介而軒騰若生云入水可辟水怪圉人僕御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爲之者

計其道里當

在會稽東冶之東

治當作冶范書云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丁謙曰會稽今江浙地東冶今福建地朱崖儋耳今廣

東瓊州地諸處與日本方位均不相應殊屬臆測

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紵

露紵見前 韓國傳

以木縣招

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紵作衣如單被穿其

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縣其地無牛馬虎

豹羊鵠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

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

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

日本國志卷三十五云後漢書稱丹朱圻身或古男子喜剃面

傅粉搔頭施朱如梁朝貴游子弟耶今女子多傅脂粉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盡掩亦傅粉如其面然圻身之說殆謂此歟

食飲用籩豆手

食其死有棺無槨

日本國志卷三十四云垂仁帝時始造石棺佛教渡來之後都用梵法貴賤惟樹一碑平民全用火葬故有棺無槨 封

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

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

梳頭不去蟣蟲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哀宋本

哀作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范書作則若有疾病遭暴害便

欲殺之謂其持哀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椽

櫪投樞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

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日本國志卷三

十四云中古特設神祇省一官知龜卜之令凡灼怪占吉凶是卜部執業而統於神祇省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

圻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官本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作時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

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

沈家本曰御覽作漢靈帝光和
中六字范書作桓靈間

倭國亂相

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

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

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范書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

而不屬女王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丁謙曰據西書印度東南有安達曼島其土番身度恆不滿四尺為

世界人類中最短小者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丁謙曰裸與黑齒今南洋島夷形狀皆然以地在熱

帶故裸以日食檳榔故齒黑黃遵憲曰日本婦人已嫁則涅齒使黑如漆明治初年下令革舊俗今則齒如貝編矣沈家本曰御覽裸下有墨字無國黑齒三字疑是譌

奪范書同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

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

詣郡求詣天子朝獻沈家本云御覽作景初三年公孫淵死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言帶方郡案公孫淵死於景初二年八月淵死而

倭使始得通自當在三年若在二年六月其時遼東方與魏相拒魏尚無帶方太守倭使亦不得通也此文恐當以御覽為長惟淵死於二年而敘於三年蓋欲明倭使

得通之故而追敘之耳又案下文云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云云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備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云云是於景初三年十二月下詔

書正始元年到帶方年月甚明若是二年事不應詔書既下事隔一年始到帶方也此尤二年當作三年之明證也 太守劉夏遣吏將送

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

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

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毛本哀 作衰 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 毛本

印作銀誤傳雲龍日本金石志載此印尚存 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

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

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

匹

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緋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緋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

者誤也

潘眉曰裘說是也攷說文綿厚繒管子輕重訓魯梁之民善為綿注繒之厚者謂之綿急就章綿絡繹練素帛蟬注綿厚繒之滑澤者也鄴中記錦

或青綿或白綿或黃綿或綠綿或蜀綿蓋卽錦之地字皆作綿不作地也周壽昌曰絳地紺地凡三見不應傳寫屢誤按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赤綬四采注引漢

舊儀曰皇帝帶綬黃地六采又百石青紺綸一采注引丁孚漢儀載太僕太中大夫襄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公主綬絳地紺縹三采二

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黑綬羽青地絳二采俱作地無作綿者蓋地猶質也絳地紺地其本質之色交龍縠粟句文則錦屬所織之文裘注自誤非本文誤也

姚範曰綿為厚繒非錦也地字不誤弋黑色地卽白質黑章之質以絳為質晉人亦有白地光明錦裁為負販兒袴之語

絳地縵粟罽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

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斑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

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

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

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見晉書宣帝紀

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

倭國拜假倭王元本假作為並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

表答謝恩詔各本均作詔恩誤馮本不誤其四年正始四年冬十二月倭國女王遣使奉獻見齊王紀倭王復遣

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

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

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

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

掾史張政等陳景雲曰塞疑作奏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諭之卑

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

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寰字記與作與年十三

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諭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

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

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云源光國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紀事本

末皆謂通使實始於隋而於魏志漢書所敘朝貢封拜概置而弗道余揣其意蓋因推古以降稍習文學略識國體觀於世子草書自稱天皇表仁爭禮不宣帝詔其不肯屈膝稱臣始於是時斷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謂推古以前國家並未遣使漢史所述殆出於九州國造任那守帥之所爲余考委奴國印出於國造是則然矣魏志漢書所謂女王卑彌呼以神道惑衆非神功皇后而誰武帝滅朝鮮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羅而彼受魏詔其因高麗爲鄉導情事確鑿無可疑者神功旣已上表貢物豈容遽停使節且自應神以還求縫織於吳求論語于文佛像經典於百濟豈有上國朝廷反吝一介往來之理宋順帝時倭王上表稱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謂有國造守帥能爲此語者乎惟宋齊梁諸書所云倭王讚珍濟興武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於推古時始用甲子始有紀載東西遼遠年代舛異譯音展轉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無足怪要之列史紀述溢於簡冊苟非僞造不容妄刪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

官本攷證云上曰字衍張鵬一魏略輯本云御覽冥宇記引莎車國事作魏略西域傳今從裴注

氏人有王所

從來久矣

史記西南夷傳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括地志曰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

上

白漢開益州置武都郡

後漢書西南夷傳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氏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

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王先謙曰今甘肅階州成縣漢白馬氏地弼按郡國志武都郡屬涼州

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閒或在祿

福 宋本作福祿丁謙曰福祿酒泉屬縣漢地理志作祿福縣地當在今甘肅肅州西南洮賴河濱弼按漢地理志武都郡有上祿縣郡國志同章懷注仇池山在

今成州上祿縣南一統志上祿故城今成縣西南福祿或為上祿之誤合以下文 汧隴左右皆在今陝甘交界地若酒泉郡之祿福縣則遠在今甘肅之西北邊界

然據范書西南夷傳有分徙酒泉郡之語則又當作福祿也

或在汧隴左右

兩漢志右扶風汧一統志汧縣故城今隴州南趙一清曰後漢書西

羌傳注云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丁謙曰汧今汧陽縣隴今隴州均陝西鳳翔府屬

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

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

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

范書西南夷傳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

等討破之王莽篡亂氏人亦叛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晉書姚弋仲載記其先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廻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又李特載記其先廩君之苗裔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竇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

氏近去建安中

去疑作至或近去作而去屬上句讀胡玉縉曰近疑迺之誤姚範曰去字疑訛

興國氏王阿貴

胡三省曰興國在略

陽界一統志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

白項氏王千萬

白項當作百頃胡三省注引此亦作百頃宋書氏胡傳略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

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

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疆盛李賢曰三秦記云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

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

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鄜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峨嵯嶽

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也胡三省曰氏王千萬略陽清水氏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楊 各有部落萬餘至十

六年從馬超為亂 本志武紀建安十八年十一月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十九年春正月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

入氏王 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 本志夏侯淵傳淵還略陽千萬部 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

奔馬超 其部落不能去皆降 氏王千萬事見武紀建安十八年十九年氏王寶茂餘衆降 事見武紀建安二十年又案晉書宣帝紀青龍三年

武都氏王苻雙 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 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洪亮吉強端率衆降 曰魏黃初中徙武都於美陽

謝鍾英曰揚阜傳建安中徙武都於槐里蓋至文帝復徙美陽也一統志故城今乾州武功縣西南錢坵云漢縣在今扶風縣北二十五里崇正鎮今武功縣西北

七里美陽城乃 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 洪飴孫曰安夷護軍一人第五後魏徙置也 品治美陽典降氏撫夷護軍一

人第五品治雲陽典降氏見元和郡縣志引魏略弼按元和志 其太守善 太疑雲陽縣有魏司馬宣文王撫慰關中罷縣置撫夷護軍之文 作本分

留天水南安界 胡三省曰魏復漢陽為天水郡秦川 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 梁章

鉅曰平字衍下云近在廣魏即此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弼按廣平魏郡當為廣魏郡之誤魏分漢陽郡為廣魏郡其西南界即天水南安也若廣平郡魏郡均在

冀州與此無涉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或曰上同字疑衍弼按上同字爲句或不誤及字或爲與字之誤胡玉縉曰爾雅釋

詁及與也經傳中及訓與者不一而足及字似不誤各自有姓氏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

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

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閒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

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獮道者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街泉冀獮道一統志街泉故城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冀縣

故城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南獮道故城今甘肅鞏昌府隴西縣東北渭水北丁謙曰街即街泉縣後漢省縣爲亭諸葛亮傳作街亭今秦州南街于鎮也弼按獮

道兩漢志均作獮道本志龐惠傳作狽道即魏南安郡治也毛本作獮道誤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

閒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毛本又作有誤前漢志廣漢郡陰平道郡國志廣漢屬國陰平道一統志陰平故城今甘肅階州文縣西

北丁謙曰陰平街漢志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丁謙曰貲貨財也匈奴以

奴婢爲貨財可隨時市易故名然其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人多由他部虜掠而來故種類不一

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

金城武威酒泉皆漢涼州郡丁謙曰金城今蘭州武威今涼州酒泉今肅州黑水在甘州西北西河謂黃河西

今蘭州西北地

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

官本部作郡誤

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

一有大胡有丁令

丁謙曰大胡即東胡丁令見後

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

宋本作由本亡奴婢故也官本

作由本匈奴婢故也御覽七百九七作由本匈奴亡奴婢故也

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

廣魏

廣魏郡見前丁謙曰廣魏在秦州東北即晉時略陽縣今秦安縣也

今居界

何焯校改今作令成都局本亦改作令丁謙曰令居漢縣屬金城郡

今莊浪廳境弼按丁氏以令居界三字屬上句讀是一統志令居故城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西北漢書西域傳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宋祁曰集韻令音

連徐松曰令連雙聲字匈奴傳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有禿魂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

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

郡國志涼州敦煌郡治敦煌一統志敦煌故城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治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敦音

屯錢沽曰說文作焯煌段玉裁曰左氏音義敦徒門反集韻敦煌郡名敦徒渾切此皆本應劭集韻又云燉煌郡名燉他昆切此亦必出漢書音義當是本作敦淺

人改

西域之南山中從媯羌

漢書西域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媯羌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西與

且未接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孟康曰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爲號西域圖考云媼羌當在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淪爲戈壁丁謙曰媼羌西域雜羌之總名部落散處今川滇邊外直至西藏所稱草地黑帳房番子皆是其地望當在柴達木郭斯特等處弼按西域當作西南方與上文敦煌二字相接否則西字之上疑有脫簡且氏羌相屬此西述媼羌事在氏之後下文方言西域諸國亦猶漢書西域傳之先言媼羌也

至蔥嶺數千里

范書西域傳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徐松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

間千二百餘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黨河五千餘里

有月氏餘種蔥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

風俗通云無君臣上

下健者爲豪文穎云羌胡名大帥爲酋鄭玄云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丁謙曰蔥茈白馬黃牛等羌並當在西寧府西與漢書白馬羌不同地（弼按應

作後漢書前書無西羌傳）

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

南與白馬羌鄰

劉奉世曰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

得與媼羌相接必誤徐松曰通典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媼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蔥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皆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爲羌種故傳以媼羌目之劉氏以爲誤非也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媼羌西與且未接而小宛戎盧渠勒于闐難兜皆南接媼羌此不可解十三州志云

婁羌國帶南山西有蔥嶺餘種或虜或羌戶口甚多強則分種為豪酋更相鈔暴是知沿山布谷種類實繁其附近陽關止去胡來王一種國無治所又不列傳諸傳亦未指明後書西羌傳亦云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但似未至難兜耳丁謙曰前書西域傳陽關西南有婁羌而戎盧國南渠勒國西難兜國南均與婁羌相接知婁羌部落自敦煌西南直蔓延至西藏阿里諸境

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後漢書西域傳武

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弼按西域諸國見於後書者二十二國其事與前書同者不錄是不僅二十國也此云二十恐誤

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

漢書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

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今有

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羌轉西越蔥嶺經縣度

漢書烏秬國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

古懸字河水注引郭義恭曰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魏書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宋本馮本毛本蔥嶺作蔥領下同兩漢書均作嶺今從之

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

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

王先謙曰後魏書樓蘭北即白龍堆丁謙曰白龍堆新疆人稱庫穆塔格戈壁

到故樓蘭

漢書鄯善國本名樓蘭

轉西詣龜茲

龜茲唐書作丘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皆語音變轉也為今庫車地

至蔥

嶺為中道

丁謙曰都護井三隴沙居盧倉均在玉門關西白龍堆東今無可考

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

丁謙曰橫坑當在安

西州

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

前書車師傳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

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丁謙曰五船即今由安西州北出之小南路也徐松曰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又云今

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

到車師界

西域圖考云廣安城東七十里喀喇和卓即車師都尉國治也後漢戊己校尉居此亦名

高昌

戊己校尉所治高昌

徐松曰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

己二校尉據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校尉似祇一人徧檢前書如徐普刁護郭欽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己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己校吳仁傑謂特兵有戊校

己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為稱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各以校兵為名顏於表

下注云有戊校尉己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

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前說爲是吳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爲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案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前說亦不爲得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爲金匈奴在北爲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周壽昌曰匈奴傳云日上戊己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卽厭勝之義也弼按劉敞曰戊己本兩校范書西域傳有戊部候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闔詳後人不知妄加己字章懷以前失之此又一說也又按范書西域傳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惠棟曰十三州志云高昌壁故屬敦煌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李吉甫云隴右道西州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歐陽忞云西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壘壘有八城本中國人也一統志晉張駿置高昌郡蠕蠕以闕伯周爲高昌王至麴伯雅滅於唐以爲西州元爲和卓明日土爾番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案元歐陽圭齋高昌僕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言漢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爲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爲哈喇和卓卽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山爲後轉西與中道合部東出卽匈奴境丁謙曰高昌壁在今土魯番東南喀喇和卓地

龜茲爲西道

宋本西作新

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

漢書西域

傳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西通精絕二千里李慈銘曰且志兩漢及後魏書皆作且末王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爲鄯善所併後國復立梁書稱末國魏書仍稱且末西域圖考云且末在尉犁之南今淪爲戈壁唐辨機西域記云于窠東行入流沙沙礫流漫行人迷路莫知所指行四百餘里至覩貨羅故國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沮末城也城郭歸然人烟斷絕從此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國卽樓蘭也是知沙磧二千里國久空蕪晉法顯經行已繞道徧犍國（卽喀喇沙）魏宋雲所見有左末（卽且末）末捍廢三城至唐康豔典築城樓蘭開鎮且末今亦不知何在矣河水注南河自精絕國來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南河下入鄯善國阿耨達大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董祐誠水經圖說云隋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水皆流入沙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以理推之流沙之地古今互易漢代城郭元奘西域記唐時已爲無人之境今則唐代諸鎮城並淪沙磧水泉之匯爲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矣丁謙曰且末國伽藍記作左末大唐西域記作沮末又作折馱那地在羅布泊西南水經記載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

北逕沮末城西是且末城在塔里木河南車爾成河東岸無疑惟其地今已淪入喀喇布郎湖中蓋此地古時為河水東流所經而阿耨達水由南入之本無湖也後以戈壁風沙壅於河身河流不暢遂於上游積水成泊且末城址漸沒入焉然攷水經注且末城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按以今圖當在湖之近西岸處小

宛國 漢書小宛國王治扞零城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丁謙曰小宛距且末祇三日行約不及三百里診其地望當在阿勒騰塔格山南

故北與且末接以隔阿勒騰塔格山故辟南不當道精絕國 毛本作絕精誤漢書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南至騰塔格山故辟南不當道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王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至精絕又云精絕為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鄯善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自扞

彌國來東逕精絕國北下入且末國丁謙曰精絕地在今車爾成西一帶唐地理志寧彌城東七百里有精絕國可攷故東北距且末近二千里西南與戎盧正西

與扞彌皆相通此國北近戈壁南阻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 漢書鄯善國本名樓託古茲大山地形狹長故曰阨陜 蘭王治扞泥城國最

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傳介子刺其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地肥美漢置都尉王先謙曰後書云鄯善先併小宛精絕戎盧且末四國三國晉

魏仍為鄯善唐書地理志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噶順之千

里戈壁皆其地丁謙曰鄯善國在今敦煌縣西羅布泊南所都扞泥城據水經注俗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城也新唐書石城鎮即漢樓蘭國在蒲昌海一即

羅布泊一南三百里攷中俄交界圖其國都當在今阿斯騰塔格山麓占布拉克地布拉克譯言泉因沙磧中非有水處人不能居故揆度情形當在此處一隋地志鄯善郡治樓蘭城有蒲昌海鄯善水鄯善水殆卽此泉一此與媯羌俗皆游牧隨畜逐水草惟媯羌全爲行國故無城鄯善則行國而兼城居者也伊循城一唐書作伊脩一當在國之東北羅布泊南一唐書言伊脩城又西八十里故樓蘭國一水經注敦煌索勵將兵千人至樓蘭召鄯善焉耆龜茲兵各千橫斷注賓河屯田三年積粟百萬卽伊循城地也今羅布泊東南有庫爾干河從南來入之庫爾干譯言城必古時水旁有城因以爲名伊循城當在此河下游 戎盧國

漢書戎盧國王治卑品城東與小宛南與媯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王先謙曰後書云戎盧爲鄯善所併後復立魏志注三國屬于闐西域圖考云在渠勒之東今淪爲戈壁丁謙曰戎盧當在今車爾成東南烏魯克河源處故東北與小宛正西與渠勒皆相接此媯羌蓋卽今後藏北路番帳故南與之接也以國在山間故辟不 扞彌國 漢書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當道 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徐松曰史記作扞架索隱曰扞

架國名也案扞卽扞字之訛彌架音同王先謙曰後書有傳改號拘彌丁謙曰扞彌國卽史記大宛傳之扞架今克里雅地一作克勒底雅近置于闐縣於北唐地理志作寧彌城寧彌有建德力河卽克里雅河其地南面爲山渠勒在南山中故相接北面爲大戈壁雖與龜茲姑墨接界然道不能通也西至和闐今四百二十里又云後書拘彌卽前書扞彌拘卽扞字轉音史記作扞彌似誤彌 渠勒國 漢書按此作扞亦誤范書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殺其王 渠勒

國王治鞬都城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王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為于闐所統後復立西域圖考云今淪為戈壁丁謙曰渠勒當在今和闐東南之波魯地與戎盧同在南山中故東與相接此婁羌蓋即今伊瑪木拉皮穴國皮穴漢書水河南地阿里北境所屬番帳也故渠勒于闐南均與相接

山漢書云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屬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王先謙

曰後書云皮山為于闐所統後復立後魏書作蒲山屬于闐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丁謙曰

皮山國在莎車南于闐西今咽馬臺西北有皮什南當即其處現已增設皮山縣治於其近境由其國西南薩納珠地入蔥嶺度喀喇闊隆山口至烏秬為往印度

諸國之通道天篤即天竺轉音柳從辰曰寘音致與置同韻目也于屬賓烏弋北西二天竺地也寘之寘其字从宀其讀為填有平去

二音本一作闐前書西域傳序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云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是其音義與寘迥別矣今各本輒誤寘為寘即

官本亦未正所當極辨也通鑑于寘其字皆从宀漢書于闐國王治西城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

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丁謙曰于闐國即今和闐直隸州地西域新唐書作西山城當在今伊里齊城之南近山處故有此名于闐之西句下應有踰葱嶺三

字方與水皆西流注西海相貫串否則于闐西尚多東北流之水不得云水皆西流也西海指裏海言蓋古時阿母河直入裏海至明時始改入鹹海耳其東水東

流卽指車爾成河河源出焉謂車爾成河入羅布泊潛行地中至巴顏哈喇山復出爲中國之黃河也攷西域水道記和闐產玉處凡五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曰樹雅曰哈朗歸山而以玉隴哈什產者良（桑谷樹雅均在和闐西南）又西域聞見錄和闐出玉石多於葉爾羌故曰多玉石弼按范書于闐國傳于闐滅莎車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強盛自是南道自蔥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云云故魏略序南道諸國云皆并屬鄯善于窠也

罽賓國

漢書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王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秣涉懸度歷罽賓魏志注三國時屬大月氏後魏唐仍爲罽賓隋爲漕國明爲撒馬兒罕又唐書箇失密傳箇失密或曰迦釋彌邏西域記迦濕彌邏國舊曰罽賓或當時分爲二國西域圖考云今爲阿富汗地朱一新云明史以賽馬爾堪爲罽賓非也賽馬爾堪在敖罕今爲布哈爾所并漢時屬大宛非罽賓徐松云舊唐書作在蔥嶺南當大夏國

大夏國

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以南爲是

大夏而居又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

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郭嵩燾曰漢書西域傳言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爲王庭而大夏傳云都媯水南媯水爲今阿母河其地屬布哈爾近多爲俄羅斯侵踞當時皆大夏地月氏襲居之盡媯水以北爲界以兵力臣屬大夏而大夏仍自爲國也弼按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監氏當爲藍市之誤）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居藍氏城分大

夏國爲五部翎侯漢書張騫傳月氏既臣大夏而君之是月氏已據大夏之國都矣郭氏大夏仍自爲國之說蓋保守嬌水以南也丁謙大夏國考云周赧王五十九年後大夏國據土蘭以自立（土蘭者鹹海南地總名以古有土蘭王立國於此也）越六年遂與巴提耳（即安息）相繼建國都阿母河南波爾克城未幾

徒河北之藍市城（後爲大月氏都）其時國境西接安息東抵蔥嶺南鄰烏弋山離北濱雜拉數散河實有今布哈爾阿富汗兩國全地迨漢武帝元光五年大月氏自東北來五六年間阿母河北境盡失未幾遂爲安息所滅惟一王族尙保土蘭南界波達細亞地自立爲國西漢末哀帝初年值大月氏別部之貴霜王兵

力驟強南侵安息取高附進滅濮達復乘勝東渡印度河高附國後漢書西域傳席捲巴格德利亞所立之罽賓屬部於是後大夏國亦亡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西域圖考云高附在月氏西

南安息東罽賓西北當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境阿天竺國後漢書西域傳天富汗西北境丁謙曰高附今爲阿富汗國都喀布爾地竺國一名身毒在

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丁謙曰天竺即今印度天竺身

毒皆印度轉音胡玉緡曰印度皆并屬大月氏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即天竺身毒一聲之轉丁說倒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

賓接大月氏本行國至冒特單于攻破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
媯水北爲王庭後漢書西域傳云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
密雙靡貴霜臍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鬪賓
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
號言大月氏云本志明紀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
氏王王先謙曰月氏在媯水北媯水卽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丁謙曰
大月氏自中國邊界徙居西域一時強盛無敵其國東起後阿賴山西至阿母河
又跨河而南兼有今布哈爾及阿富汗北境並蔥嶺山中諸小部地以媯水北爲
王庭所謂監氏城
今布哈爾城也

臨兒國浮屠經云

魏收魏書釋老志云漢開西域遣張騫使
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

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
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
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
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
寺浮屠正號曰佛隨佛隨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
謂淨覺隋書經籍志云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
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八相八十
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

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又云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識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識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氏沙門竺法護西游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

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

髮青如青絲乳青

宋本無青字

毛蛉赤如銅

官本攷證引世說注云髮如青絲爪如銅御覽七百九七蛉作冬或曰蛉疑作晴

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

御覽左

生而有結

結與髻通世說注作髻

墮地能行

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浮圖經云臨毘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

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

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丁謙曰浮屠即釋迦文佛佛國

記言迦維羅衛城有白淨王故宮佛生處也攷其地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在故烏德國境內今為英屬西北部哥拉普爾城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

李慈銘曰魏書釋老志作秦景憲然明帝時又有博士秦景弼按惠棟引牟子云遺羽林將軍秦景

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與李氏云博士秦景不合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

經曰復立者其人也

官本攷證云世說注復立作復豆丁謙曰復豆即浮屠之轉音

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

疏問白疏閒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

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御覽教胡下有為字

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

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

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

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後漢書西域傳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

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丁謙曰東離國在今孟加拉部加

爾各搭城西南然所都沙奇城似在恆河北即佛國之沙祇國蓋國境跨有恆河南北人民長一丈八尺殊近荒誕范史刪去一丈字甚是今北印度人多長八尺

餘種 餘即其 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 宋本正 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

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 丁謙曰盤越後漢書作磐起言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 西海東至此國皆身毒地則其國當在東印度境今孟

加拉部地與益部相近蓋當時臆度之語實則中隔藏衛諸地道里甚遠其人小 與中國等謂略與華人相類蜀賈似至亦因張騫所言大夏人曾市蜀物於天竺

故疑有蜀 賈至此耳 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 丁謙曰南道西極謂由鄯善于闐以至大月 氏西行已極乃轉東南入天竺之臨兒車離

盤越等國則其道盡矣以 中道西行尉犁國 尉犁漢書作尉犁後漢書莎車傳作 尉黎漢書云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南

與鄯善且末接後漢書焉耆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斬焉 耆尉黎二王首立焉耆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水經圖說云尉黎

蓋在波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焉耆自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耆絕 葦橋以拒漢今喀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尉犁正當今

布古爾地丁謙曰尉犁國新疆識略謂即庫爾勒非是庫爾勒乃漢渠犁尉犁尚 在東北繹水經注知尉犁城當在波斯騰泊西南下開都河東岸惟古城遺址今

已無 危須國 漢書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徐松 存耳 曰危須城當在今波斯騰淖爾東南水經圖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

沙爾之南為波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藪也西域水道 記云波斯騰淖爾之側產硝及鹽水復自西南隅溢出故水經注曰溢流為海也

丁謙曰危須地當在博斯騰泊北今烏沙克塔爾台地攷水經注薨敦之水二源俱導西源東流東源東南流俱逕焉者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觀此可知危須國地在焉者之東中隔裕勒都斯河也薨敦藪卽博斯騰泊焉者西至都護四百里此云五百里則危須在焉者東百里也 山王國

山王國漢書作山國王念孫云當作墨山國王先謙曰據酈注山上當有墨字然後漢和帝紀及焉者傳下兩見並作山國則非寫脫蓋所據本異也漢書云山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者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西域圖考云在今羅布淖爾之北廣安城之西南山中國徐松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南岸東南濱蒲昌海海南卽鄯善且末境丁謙曰山國一名墨山國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是也此國當在博斯騰泊南呼爾圖克達山間故尉犁在其西焉者在其西北而危須則當在其正北云西

皆并屬焉者焉者

者誤也國界博斯騰羅布兩泊之中故南接且末東南接鄯善焉者漢書國王治員渠城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後漢書焉者國王居南河城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班超傳其國有葦橋之險晉書焉者傳地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唐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錢大昕曰員渠卽焉者之轉與尉犁國王治尉犁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初不異也丁謙曰焉者卽喀喇沙爾地水經注城居四山之中是其城當在今喀喇沙爾東南開都河入博斯騰泊處古時開都河分兩支入泊故員渠城在水中間後書班超傳言其國有葦橋之險必卽開都河之橋唐郭孝恪傳言焉者城四面皆水恃險不設備

亦足證也國濱大泊故多魚尉犁在其西南烏孫在其西北蓋溯開都河踰嶺而西可通伊犁南境即烏孫國矣徐松氏言泊之西岸有故城雉堞猶存周九里許

殆即員姑墨國漢書姑墨國王治南城南至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東通渠城乎龜茲六百七十里後魏書作姑默今為拜城縣丁謙曰南至闐

馬行十五日蓋溯和闐河西岸行所經多沙漠不能詳其里溫宿國漢書溫宿國數北接烏孫者溯和色爾河由阿勒坦蘇山有閒道可通也

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西域圖考云今阿克蘇境王先謙曰今溫宿直隸州丁謙曰溫宿今阿克蘇地西至烏什今

二百四十里北踰木素爾嶺至沙滿台地今六尉頭國漢書尉頭國王治尉頭谷百七十里東至哈喇裕勒衰台今一百六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

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皆屬龜茲也漢書龜茲國王治延城南與精二日王先謙曰今為烏什直隸廳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扞彌北

與烏孫西與姑墨接王先謙曰至宋仍為龜茲元號別失八里今為庫車直隸廳丁謙曰龜茲唐書作丘茲一作屈茲西域記作屈支即今庫車地所治延城後漢

班超傳注作居延城故址在今庫車東南其地水源輻輳土田膏腴村莊櫛比故漢時戶口之衆迥非屬都護諸國所能並衡南與精絕西南與扞彌中隔大漠雖

相接而道不能通東南與且末本隔渠犁因時渠犁已滅楨中國後漢書西域傳故可直接北接烏孫者由庫克納克嶺有閒道可達也靈帝建寧三年

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惠棟曰班超傳云疏勒王還據楨中莎車城通鑑胡注即楨中城也丁謙曰楨中本疏勒屬城當在喀什噶爾之西

國 漢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後漢書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北至疏勒（弼按疏勒傳南至莎車

此云東北誤應作西北）章帝元和三年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又疏勒傳安帝時莎車連畔于闐屬疏勒丁謙曰莎車即今葉爾羌王先謙

曰今新疆 竭石國 丁謙曰 渠沙國 丁謙曰即漢莎車國 西夜國 漢書西域傳西夜省莎車府 無考 今葉爾羌城南地 國王號子合王治

呼犍谷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秬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後漢書西域傳西夜

國一名漂沙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子合國居呼犍谷去疏勒千里王先謙曰西夜子合前

書亦別白言之未溷為一或當時合為一國後仍分為二如今荷蘭比利時瑞典挪威之例亦未可知一統志庫克雅爾在葉爾羌西南三百里後漢子合縣地今

葉城縣地丁謙曰西夜王號子合王者蓋其時西夜王兼轄子合地也至後漢時始各自立王西夜當即今綽洛克台地子合當即今裕勒里克地西夜子合蒲犁

依耐無雷等國皆處葱嶺山谷間無田可耕故其族以游牧為生有類羌氏西域水道記瑪爾瑚魯克所產玉青質黑暈若血沁然回民自裕勒里克卡倫來葉城

鬻之因名裕勒里克玉則 依耐國 漢書依耐國東北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子合出玉石確有可徵 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

接徐松曰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犁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王先謙曰今為英吉莎爾直隸廳丁謙曰當在今英吉莎爾城西

南金闕勒河源地會典以英吉莎爾為依耐則距疏勒太近形勢未確 滿梨國 滿梨當即蒲犁字形相近地望與西

蒲犁谷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五十里水經圖說云在今英吉莎爾葉爾羌之閒丁謙曰新疆近設蒲犁

廳於莎車府西南 億若國 後漢書德若國與子合相接一統志塞爾勒克前漢蒲塔什庫爾干城 後漢德若也在蔥嶺中有小城葉爾羌河北源經流

其地李慈銘曰億若後漢書作德若丁謙曰德若國前書所無亦游牧小部當在今果什帖喇克地西夜子合德若三國乃莎車西南踰蔥嶺之路如從于闐西行

踰嶺則由皮山烏 榆令國 丁謙曰捐毒國 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疏勒南 耗不必經此也 無考 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

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王先謙曰後書無捐毒有天竺云一名身毒或遂以為即捐毒誤也天竺自是今之五

印度在蔥嶺東南捐毒與休循接壤在北道之西迥不相涉西域圖考云今巴爾瑛之南地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部水經圖說云西部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

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爾 休脩國 漢書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善諸部落皆在蔥嶺閒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 在蔥嶺西東至捐毒衍敦

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李慈銘曰休脩當作休循徐松曰休循後漢

紀作休修丁謙曰休循捐毒二國相距祇二百餘里蓋一在蔥嶺山巔一在蔥嶺平原以西圖覈之當在喀什噶爾至霍罕道閒休循為蘇約克山口地捐毒為察

提爾湖邊地今額德格訥布魯特駐牧處也故西北至大宛東南至疏勒南與葱嶺相連屬山高氣寒故無人民北與烏孫相去雖遠而有徑道可通故云相接攷松筠公綏服紀略伊犁西南經布魯特游牧至喀什噶爾約二千里中有特穆爾圖泊巴爾渾山帖哩葉克達巴罕捐毒即在巴爾渾西帖里葉克北惟烏孫在其東北不在正北因古無實測圖方位不盡可憑也

琴國 丁謙曰琴國無考 皆并屬疏勒 漢書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後漢書疏勒國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王先謙曰疏勒即新疆之喀什噶爾今為疏勒府丁謙曰前言莎車西至疏勒此言南至莎車蓋互文見義知疏勒實在莎車西北也諸國方向似此者多當善會之有市列者山外諸國皆至此互市至今猶然 自是以西大

宛 漢書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子也西域圖考云由疏勒而西出蔥嶺為大宛月氏大宛在北今浩罕八城皆其地今敖罕地元時所謂賽馬爾罕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布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圖志敖罕近為布哈爾所并丁謙曰大宛國北魏號破洛那唐號東曹唐書言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卻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波悉山即阿賴山）漢貳師城也（前書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今攷其地在伊犁西南喀什噶爾西北故浩罕國南境近為俄人所併改設費爾干省（地理新志作費爾加拉俄屬游記作費爾干那）其地東南北三面環山惟西有平路可通他部納林河橫貫其中西人地理志謂河北

高坡地皆名費爾加拉河南高坡地皆名蘇的亞納（四裔年表作沙西阿那俄屬遊記作峻西安那）唐書率都沙那等四名皆蘇的亞納之異譯希臘史所謂

索克地阿那國也貴山城貳師城均安息漢書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北與康居東當在浩罕南境然其地今難確指安息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其屬大小數

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東則大月氏後漢書安息國居和犢城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

數百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遇善風三月乃得度

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英聞之乃止王先謙曰志略云此波斯不欲大秦通漢設辭難英英憚於浮海故中止耳西域圖考云今波斯國北八部之境後書云自安

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此今東土耳其地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此今中土耳其地從斯賓國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此今

西土耳其地安息西道極矣由羅美里亞西南至日薩壹爾而渡海通大秦此地通羅馬本有陸路惟爲亞得亞海所隔須繞北經奧大里亞南境至意大里亞北

境又折東南始至羅馬不如至此南乘海越亞得亞海而卽至也條支烏弋烏弋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而按之千年後之輿圖毫髮不爽如此

一名排持漢書烏弋山離國大國也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白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

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後漢書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王先謙曰徐繼畲瀛寰志略以條支爲今阿剌伯西域圖考駁之謂條支在今俄羅斯國南之擣里達黑海環其三面黑海卽西海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以圖考爲非謂黑海北境古屬希臘後爲羅馬所併固無條支之名亦非安息波斯所轄先謙案條支之爲阿剌伯以今圖證之所謂臨西海者謂國西之海卽紅海也紅海在條支西故稱西海非卽地中海也阿剌伯地形向東突出故阿勒富海轉在其北其東南則阿剌伯海環之故曰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也蘇伊士未通以前紅海地中海之間尙有陸路可往非洲埃及故曰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也又引證補云排持卽今之俾路芝地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望固合字音亦符西人言俾路芝之名甚古也

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

丁謙曰弱水本荒誕語今歐洲西境不聞有是水惟西史嘗言古人航海

皆在地中海四隅從不敢出大西洋以地中海西口北有直布羅陀南有阿比拉兩石山故目此峽爲天柱謂出峽卽天盡處舟往不能反弱水之說想由此起此峽正在大秦西近日所入意亦猶是以古時不知地球爲圓體也弼按此傳之弱水與夫餘傳之弱水同名異地

大秦國一號犁軒

師古曰犁

讀與驪同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又曰犛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犛聲相近軒讀與軒同史記作黎軒張騫傳作犛軒後書作犁鞞後書桓帝紀延熹九年大秦國王遣使奉獻章懷注時國王安敦獻象牙犀角玳瑁後書西域傳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王先謙曰此泰西通中國之始大秦在漢為羅馬在今為義大利國西域圖考云犁鞞即後書之大秦兼有今歐羅巴一洲之地國都羅馬拓地直至土耳其東境與安息鄰後書云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又云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其繞黑海之南出海及渡海即渡他大尼里峽由黑海通地中海處闊僅數里者也過峽為土耳其西土則入歐羅巴洲境矣犁鞞為蔥嶺極西之國丁謙曰犁鞞之名前書僅附見於烏弋山離傳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始通中國因得悉其國俗而為之傳攷西人史書羅馬並無大秦犁鞞之稱以歐洲一統獨有羅馬故中國人取大秦以為比非彼邦所自號也惟攷西曆延熹九年為一百六十六年而羅馬王安敦卒於六十一年知其使在道閱五六年方至中國海道交通之難如是蓋是時安息方強與羅馬為勍敵陸道被阻不通故耳

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

歲無風或三歲

史記大宛傳注引魏略作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無下無風句

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

范書云以

在海西亦云海西國

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

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

丁謙曰此大海在安息條支西則為地中海

海無疑安谷即安提阿城攷新約書保羅三次傳道皆從安氏沃起程安氏沃合讀即安谷安提阿其轉音也他書或作安特克或作安提古其城在地中海東濱安息自漢元帝永光五年攻取西里亞地故西界至此從安提阿乘船至大秦直截海西知中間並無陸地前人謂甘英臨海欲渡為波斯海灣及紅海其誤顯然有河出國西即法蘭西南之羅尼河又有大海意大利西面海也遲散城當即漢時羅馬所攻努曼提城努曼與遲散音合故址在西班牙北境自羅馬視之卻在海西此下特敘往遲散城陸道蓋從羅馬直北當先至米蘭城米蘭即烏丹轉音再西越阿耳魄斯山渡羅尼河再西南越比利尼斯山渡伊伯耳河再西即遲散城三大部者一米蘭一馬撒利亞一達拉根皆羅馬盛時著名大城也（見歐洲史略）

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

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

丁謙曰安谷陸

行至海北海北地中海北也復直西行至海西海西即孔士但丁城地不言過海者當時有橋故復直南行謂沿馬海西岸而南過一河過黑布斯河也烏遲散城當在此河東周迴繞海蓋由馬海南經羣島海北而出其西又踰陸地至阿得拉海東濱東西南北皆傍海行故曰周迴渡大海六日蓋由伊呂利國都亞波羅尼

城西渡至意大利境須六日也大秦國都即羅馬城
其城築於泰庇斯河入海處濱側河海形勢膈合 以石為城郭
范書云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

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聖墜之章
懷注墜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雅注曰墜白土也音惡
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

葦楊柳梧桐 宋本梧 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驢騾駝
毛本駝 桑蠶 范書有
作胡 作馳 松柏諸

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王先謙曰據西書言梁陳之間羅馬人有航海
至中國者攜蠶桑之種以歸試植之與土性宜由是蠶桑之利興焉如漢書言是
蠶桑為歐土所固有西人豈肯讓美不居反謂得自中國之
理漢人所述或彼國夸飾之詞紀西土固當以西書為確也 俗多奇幻口中出火

自縛自解跳二十九 宋本二十 巧妙 章懷注引此作巧妙非常師古云即今吞
作十二 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其

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放其故王 宋本放上 王亦不敢怨 范
有生字 書

云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
受放者甘黜不怨丁謙曰此來使誇飾之詞核之彼史均非事實 其俗人長大

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 范書云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
故謂之大秦王先謙曰外國以中國為

秦人然因此而自 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 范書云其王常欲通
名大秦則無是理 使於漢而安息欲以

漢繒綵與之交飾 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故遮闔不得自達

亭置如中國

范書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緇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

丁謙曰從安息

西界來所經均羅馬屬部故人民亭置相連接惟行處大半山嶺盜賊雖無而虎獅之害不免又云從安谷城周迴繞海乃到大秦何秋濤謂海卽黑海海北卽俄國南境此由未見西史但按地圖而爲此臆度之詞也不知高加索山自古爲野番所居不通人行安能越山至黑海北且黑海北漢時皆細地游牧人種所居性喜鈔掠世與羅馬爲仇敵更不能通行旅又羅馬北界僅及多腦河東漢時德拉旃帝雖得河北達爾西亞一省不久卽失終羅馬之世其聲教卒未訖於俄南觀此情形境外之地斷不能人民相屬十里 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概可知矣

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閒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

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

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

册府九百

五十八此句上有居宇皆以
珊瑚為稅桶琉璃為牆壁
作弓矢 范書云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王先謙曰

西人以玻璃飾宮室及為食器中國人見之以為水精
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

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
丁謙曰羅馬盛時各省但有方伯並無分封王

國之事及其未造丟革利典即帝位鑒前此禁軍屢擅廢立之弊始變舊制分其國為四立奧古斯都二立該撒二其下則有王國王國下則有屬郡屬郡下則有

街邑但此事諸書不載祇西洋通史有之又云羅馬封建列國為西歷二百九十六年即中國晉惠帝元康六年也事在晉初故魚氏得采入本書時代恰合其國

名不符者以輾轉傳
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 宋本作當銀十官
有織成細
譯失其本音故耳

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范書云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
此國六畜皆出水
或云此理之不可知

者弼按疑有誤字胡玉縉曰水下疑奪中字上言水羊此云六畜
皆出水中者豈指海馬海牛海豚海狗之類歟姑附臆見於此
或云非獨用羊

毛也亦用木皮或
趙一清曰一本或下有曰字
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毼毼罽帳之屬
章懷注毼音它闔反

毳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王先謙曰服虔通俗文云白氈氈細者謂之毳毳說文氈氈毳毳皆氈毯之屬蓋方言也毳从毛翳聲毳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書鈔百三十四引魏略其色下有織具以五色毛六七寸中屈采相次為

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唯意所作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

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

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

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

書鈔百二十九引魏略作獻大秦赤石帶范書西域

傳順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槃遣使奉獻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又今西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封牛即爾雅之爆牛）

域舊圖云隋書經籍志已無罽賓條支諸國出奇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

鉛錫神龜白馬朱髦

御覽駭雞犀御覽七百六六引魏略犀下有角字范書西域傳作駭雞犀章懷注引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

理如縵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璊瑁師古曰璊音代瑁音妹故南人名為駭雞傳咸犀鉤銘曰世稱駭雞之犀

東方朔傳宮
人簪璫瑁
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
廣雅曰車渠
瑪瑙
廣雅曰瑪瑙
石次玉也
南金翠爵

羽翮象牙
馮本牙
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
三秦記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
眞白珠
爲日月殿懸明月珠晝夜光明

御覽引魏略云眞
虎珀
廣雅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
白珠大如酸棗
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
珊瑚

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海中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
網沈水底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珊瑚皆

摧折在網中元中記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
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
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

用皆銷洽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眞實非眞物沈欽韓曰後魏書大
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一弼按御覽作採

礪山石一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
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然大月氏旣曉鑄作之法則知本非自

然之
物
璆琳琅玕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
水精
廣雅曰水精
玫瑰
廣雅
曰神

靈滋液百寶用則玫瑰出司馬相
雄黃雌黃
御覽九百八十八引土物志曰丹山
如子虛賦曰其石則赤玉玫瑰
草木赫然盡彫雄黃雌黃產焯焯內

含奇寶外發英光昔
隸交部今則南康

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毼

毼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

火浣布詳

見齊王紀景初三年注南史曰南海諸簿國東千餘里至自然太洲其上有樹生
火中洲左近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
則投火中復見精潔或作燈柱用之不知盡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
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取其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
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閒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
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色布五色桃布
御覽八百二十引魏略作鹿代布溫宿布五色枕布官本作度代布溫宿布

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

范書云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郭義恭廣志云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人采

之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併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傳
子曰西國胡人言蘇合香獸便也中國皆以爲怪班固與弟超書曰寶侍中令載
雜綵七百疋市月氏蘇合香從征狄提迷迷
官本作迷迭御覽九百八二引魏略云大秦出迷迭廣志曰迷迭出西海

記劉表棺中蘇合消疫之香畢備
中魏文帝應瑒陳兜納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琳均有迷迷香賦燒兜末香未知卽兜納否
白附子
范子計然曰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

楚國先賢傳曰孔休傷頰有癩王莽曰玉屑白吳本薰作黃毛本薰作熏御附子香消癩乃以創瓊(音滯)并香與之薰陸覽九百八二引魏略云大秦

出薰陸抱扑子曰俘焚洲在海中薰陸香之所出薰陸鬱金說文曰鬱香草也鄭香木膠也南方草木狀曰薰六香出大秦云在海邊司農云鬱香草名若

蘭唐書曰伽毗國獻鬱金香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南州異物志曰鬱金出罽賓國芸膠御覽引魏略曰大

芸香膠有安息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北

北一作比或作接丁謙曰北當作市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

陸道今其略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

其屬大者矣丁謙曰與交阯市謂由埃及(時屬羅馬)入紅海越印度洋而至中國南洋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即緬甸之伊拉瓦諦江也萬國通

鑑載亞古斯都時羅馬人民約有萬萬居都城者約二百五十萬此人民戶數之可考者第中國遙遠當時未及詳知耳澤散王屬大秦其

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

都不知里數丁謙曰澤散王治在海中央與安谷城最近則即居伯魯島無疑驢驢分在其西北由海道往當繞小亞細亞西南二面故須行半歲

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

御覽七十三引魏略作長三百四十里范書西域傳大秦國有飛橋數百里可度
海北王先謙曰此即他大尼里海峽波斯王伐希臘渡此西人云昔有石橋丁謙

曰驢分在小亞細亞地飛橋在
孔士但丁城東他大尼海峽間 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

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
局本行之作河誤

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
丁謙曰上文言經烏遲散城渡一河烏遲散城當即思陶國都蓋順黑布

斯河東岸行至近海處始渡而西所謂直南渡河及道出河南乃西行也且蘭國
以地望核之當即馬基頓惟驢分至大秦僅二千里思陶至且蘭不應反遠古書

道里不盡可據皆此類汜復當即伊呂利此處為渡海至大秦要津故
東道及由希臘來之南道皆會於此賢督在汜復西南當即伊貝羅 且蘭汜復

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
丁謙曰且蘭汜復直南乃古希臘諸國地希臘境內大半石山曰積石象

形也其南皆海 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
東應作西 各有一山
故產珊瑚真珠

皆南北行
丁謙曰且蘭汜復在今土耳其其西部斯賓阿蠻在今土耳其東部斯賓即哈里比阿蠻即阿米尼亞其山之東西行者在西為巴爾肯士山在

東為道羅斯山大秦海即意大利西面之海其南北行山在東
為意大利中間阿比奈士山在西為西班牙中間瓜達拉麻山 賢督王屬大秦其

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 丁謙曰北當作南 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

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 丁謙曰北當作南河當作海 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

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 丁謙曰此節字句多訛誤難於直解蓋上文所敘皆由東而西之陸道此下由西而

東若仍原路何必復衍況于羅去汜復僅三百餘里何能與安息屬地接細心尋
繹知此為陸海兼行之道汜復東南云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去往也謂由汜

復陸行三百四十里渡海以至于羅也海中里數難確知故不詳記以此論之其
渡海處當在倭林都西北海澳于羅即推羅為古非尼基首城地中海東大埠也

斯羅舊約創世紀作示拏撒母耳記作示羅示拏者兩河間南境地總名即古加
勒底所轄之平原今幼法拉的河西岸尚有示拏城遺址蓋由推羅東行渡約但

河可至其地故曰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也是時斯 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
羅迤西之猶太西北之小亞細亞皆屬大秦故相接

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

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 流上應有修字 宋本作有誤 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

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丁謙曰此段本係山海經之文而加以附會者海內東經云國在流沙中者瑄端璽喚在昆侖虛東南國在流沙外者大

夏豎沙居繇月氏之國按此以流沙分中外流沙中既在昆侖東南則流沙外必指蔥嶺西地無疑大夏見史記及漢書其國在今阿富汗北境豎沙周書王會篇

作數些此作堅沙乃傳寫之誤梁沈約竹書附注載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乃益脩其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即此此為波斯古都西書作蘇

薩一作塑沙一作書山故城在體格利河東居繇亦屬繇之誤穆天子傳滔水濁繇氏之所食濁繇即屬繇滔水為阿母河古名國在河濱故食其利今波爾克城

境月氏事詳漢書以上四國均東距蔥嶺不遠乃妄指大秦以西其餘如白玉山西王母修流沙及黑水皆任意牽扯蓋魚氏僅據傳聞書之不足辨也李慈銘曰

魏收書作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此有脫誤當據以校正又西王母山下蓋衍文大夏即

月氏其國尙在安息之東四十九日行安得反在大秦外極西之境且流沙即瀚海後漢書雖有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之語蓋以弱水為流沙故

連言之與禹貢之弱水禮記之流沙皆迥殊然亦謂弱水流沙之外有西王母非弱水轉在西王母之西也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知此文有誤漢書

云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無流沙字 北新道西行 丁謙曰新北道五船道也 東至且彌國 或云當作至東且彌國漢書西

域傳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兩且彌在今呼圖壁河至馬納斯河以南一帶 西且彌國 漢書

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徐松曰後書不言疑為東且彌所併王先謙曰范書不言蓋已併為一彌按魏略西戎傳尙有此國知未為東且彌所併然范書載東且

彌戶口視前漢時增十單桓國漢書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後書云單桓為車畢陸師所滅後復立西域圖考云在烏魯木齊地

國漢書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王先謙曰後書云卑陸為車師六國之二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卑作畢字形之誤

西域圖考云今蒲陸國漢書蒲陸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西域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為巴里坤地巴爾庫勒淖爾即蒲類海也今屬鎮西廳

烏貪國漢書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西域圖考云在今綏來縣地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

于賴城漢書車師後國王治務圖谷後漢書云後王居務圖谷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

通烏孫丁謙曰車師後國在今烏魯木齊東後漢書言自高昌壁北通金滿城五百里高昌壁即前部金滿城即後部惟前漢時後王所治尙在山谷閒未築城也

至唐始有浮屠城蓋即以務塗谷得名新唐書貞觀十四年即浮屠城置庭州知唐庭州即漢車師後王務塗谷地其地在今阜康縣東二百里烏爾圖河濱烏圖

者浮屠務塗之轉音也從前攷據家因濟木薩北護堡子地土人掘地得唐時殘碑二小片中有攝金滿縣令字遽謂漢金滿城唐金滿縣在此殊誤又云後王本

治務塗谷此云治于賴城未詳趙一清曰水經河水注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

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
廣千里一清案姜賴之虛疑即賴城也
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

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

漢書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

西域圖考云在今阿克蘇北境木素爾嶺之北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之南丁謙曰
烏孫地在今伊犁河南特克斯河濱前人謂即伊犁未確也唐地理志溫肅州西

北度拔達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拔達嶺唐西域傳又作凌
山即今木素爾達巴罕木素爾譯言冰達巴罕譯言嶺冰嶺猶凌山也過此嶺又

五十里當即今沙圖阿滿台地水經注溫宿城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今自
阿克蘇至沙圖阿滿台六百七十里道里亦相仿赤山與赤谷同義此烏孫都城

之確有可徵者也漢書康居國王冬治樂越慝地到卑闐城西域圖考云今為哈
薩克右部地丁謙曰康居為西域游牧行國凡游牧者皆夏居北而冬居南俄屬

游記言喀支司人春閒出覓水草自南而北夏日所駐地距冬幾二千里喀支司
即哈薩克實康居突厥之後是其俗至今未改卑闐城為其國都築於都賴水上

都賴水今名盧列阿塔河一名塔拉斯河卑闐城築於此河上當在今盧列阿塔
城南徐松曰康居都卑闐城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為

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
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
北烏伊別國 晉書西戎傳作伊列 在康居北 丁謙

曰今俄烏拉爾省南有烏
伊里斯科礮城當即其地
又有柳國 丁謙曰柳國未詳
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

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

史記大宛傳注引此有通字

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

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漢書康居國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後漢書云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後魏西戎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西域圖考云奄蔡屬今俄羅斯

東境西伯利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呼得國在蔥嶺

北烏孫西北

丁謙曰西北二字衍文

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

寰宇記一百八十五貂上

有名

堅昆國在康居西北

丁謙曰當作東北

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

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

御覽九百十二昆子作獬子今之鼯鼠也此上

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

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

烏孫西

北應作此丁謙曰應作在烏孫北

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

隔昆國有新犁國

史記大宛傳作薪犁

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

丁謙曰西

當作北又云上三國既以昆堅為中央則呼得當居東丁令當居西不應堅昆在康居西北而丁令反居康居北知堅昆下西北字乃東北之誤堅昆居烏孫東北呼得必更在其東北則烏孫下西北二字亦衍觀下文合言三國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是三國均在康居東北明甚安得一節中自相牴牾至此故亟正之唐書黠戛斯傳言堅昆後訛曰結骨結骨轉為黠戛斯結戛斯居白山之旁山東有劍河攷白山即唐努山北之汗騰格爾山黠戛斯居其東麓劍河一作謙河今稱大克穆河元於水旁置謙州元史地理志謙州在唐麓嶺北是也是堅昆國地在今唐努烏梁海境無疑呼得漢書匈奴傳作烏揭今恰克圖城北有烏的河西北流會色楞格河入拜噶爾湖呼得國地必在此河濱故匈奴既降烏揭北收丁令（此北丁令）西擊堅昆地勢瞭然傳云在蔥嶺北蓋北徼中俄交界處大山古人通稱為蔥嶺也丁令（此西丁令）居堅昆西乃由北丁令分出之一部晉以後所稱高車國者即此魏書高車傳自丁令徙居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鹿渾海在阿爾泰山南即今科布多城西南博洛爾託海西丁令國居此其在烏孫之北不在烏孫之西可知渾窳屈射不知所在新犁逸周書王會篇附載伊尹所作獻令有織犁其龍二國名新犁即織犁龍即其龍今按織犁新犁新犁皆鮮卑轉音地居匈奴極北即元魏始祖大鮮卑國在今俄屬伊爾古次克北境隔昆亦即堅昆轉音非別有一國也

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

頭人也

文獻通攷四裔門引魏略身下有至字

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

寰宇記一百八十五疾下

有於

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

甚遠

寰宇記一百八十五引突厥本末記曰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逾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旁無

別種類相侵俗無盜寇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恆將短人而食之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案此亦在西北即魏略曰短人國也

康居長老傳聞常有

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寰宇記云常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此國名號以意商

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魚豢議曰

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曰豢之論贊實稱曰議斐注多引其詞而西戎傳議尤可考見

俗以為營

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

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傳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

不知四

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尙曠若發

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

淮南子俶真訓夫牛蹏之涔無尺之

經高誘注涔潦水也

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載騷襲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

思乎八荒耳

張鵬一魏略輯本序云若夫聲教覃敷鞮象逖聞倭王入貢名傳卑
彌呼一魏略有佚文詳魏志所略一大秦遠聞兼記諸屬國徐市所

親歷甘英所未至魏氏職方實詳裨海此四裔紀載不同者
也又云西戎各傳賴裴注詳錄藉知當時習尚殊方傳聞

魏書二十

三國志二十